

節要自 聖印法師
南亭法師 講述資料

養性法師 校定 · 妙音居士 整理

佛說阿彌陀經白話淺釋

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印贈

一切佛經，及闡揚佛法諸書，無不令人趨吉避凶，改過遷善。明三世之因果，識本具之佛性。出生死之苦海，生極樂之蓮邦。讀者必須生感恩心，作難遭想。淨手潔案，主敬存誠。如面佛天，如臨師保。則無邊利益，自可親得。

若肆無忌憚，任意亵瀆。及固執管見，妄生毀謗，則罪過彌天，苦報無盡。奉勸世人，當遠罪求益，離苦得樂也。

恭錄自 《印光大師文鈔三編卷四 瞞巖山寺念誦儀規題辭》

佛說阿彌陀經白話淺釋

在淨土三經中第一部叫《阿彌陀經》，「阿彌陀」是一位佛的名字，這是梵文的音譯，若用中文義譯，具有三種意義，就是「無量壽」、「無量光」和「甘露」，因為阿彌陀佛具有無量光明、無量壽命。又凡眾生聞聽了「阿彌陀佛」的名號，就如同渴飲甘露一樣的受益無窮。所謂「甘露」者原是為諸天不死之藥，味甘如蜜，凡飲了甘露的人，就能命長身安，而且力量很大，身體也能放光。在這裡的「甘露」就是「佛法」的代名詞，就是說：佛法即甘露，甘露即佛法。所以，「佛地論」上說：「如來聖教，於諸外道，一切世間邪教中，最為真實、殊勝、清淨，猶如醍醐，亦如甘露，令得涅槃，永不死故。」由這段論說，就知道佛法即是甘露了。在《無量壽經》卷下也說「猶如大雨，雨甘露法，潤眾生故。」

這更證明佛法即甘露，甘露即佛法了，眾生多貪欲，貪欲能使眾生身焦心躁，聞聽了佛法，就如同飲了甘露似地清涼、快樂無比。

學佛有許多的法門，依習慣說八萬四千法。有這麼多法門，有點使初學的

人眼花撩亂，不知從何學起，釋迦牟尼佛慈悲，他深深知道眾生的困難，所以特別說了這部《阿彌陀經》。這部《阿彌陀經》是指示在這宇宙間有一個淨土，名為「西方極樂世界」。

所謂「淨土」者，是那個世界沒有苦、沒有惡、也沒有污穢，只有快樂、清淨、善行。因為如此，所以學佛的人都希望在這一期的生命結束之後，在臨命終的一剎那間，能往生到西方淨土的極樂世界去。

要往生到西方淨土極樂世界去，也不是說去就能去，也不是人人可以去的，而是要有一定的條件。不過，條件非常簡單，就是誠心誦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或「阿彌陀佛」，持續不斷天天念、時時念，念至一心不亂，善業功德成就的時候，在臨命終時，就一定能往生西方淨土極樂世界。

念佛的方法，有的人行「口念」、有的人行「心念」，有的人行「心口俱念」。念佛的功德，口念者不如心念，若能心口俱念者，功德更大，因為心口俱念能自利利他，因為有些人聽到你那虔誠的念佛聲，心內非常清涼，不知不覺間也隨同您念起佛來了。如果大聲念佛，聲音充滿虛空，普及一切眾生，那就更理想了。（念佛的人，名目上是求生西方，但不要誤會他是等死，西方只

是念佛的人最後一個歸宿。比較一般人糊裏糊塗的生，糊裏糊塗的死，那真是有天地懸遠的距離呢？）

有人或者會質問：「西方淨土的極樂世界，離我們這裡有十萬億佛土之遠，我們雖一心念佛，怎麼能立刻往生到極樂世界去呢？」這個問題是因為還不太明瞭佛法真義的原故。《觀無量壽經》上說：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。」只要我們念到三千世界俱無的時候，不但有能力往生極樂世界，還能成就佛道哩！所以古德有說：「十方古今，不離當念；微塵剎土，不隔毫端。」明瞭了這其中的道理，則我們所住的這個娑婆世界與西方淨土的極樂世界，只是相距一毫端之遠而已，「毫端」的距離幾等如零，這麼近的距離還不能往生到那裡去嗎？

關鍵在於念佛的人，有些念佛的人只是行口念，而心裡卻在胡思亂想，一下子想金錢、一下子想名譽、一下子想權勢、一下子又想男女之事，像這樣胡思亂想的人，他的心已被外在的物欲所牽引，變得污濁不清，口內雖在念佛，而心卻與佛越距越遠，我心不能與佛心相感應，既不能與佛相應，又怎能蒙佛的接引往生西方淨土極樂世界呢？

凡是心不清淨的人，就會造身、口、意三業。身所造的業是殺、盜、淫；口造的業是兩舌、惡口、綺語、妄語；意所造的業是貪、瞋、痴。由於這身、口、意三業如此的不清淨，整個心沉湎於聲色貨利之中，是非不分，好醜莫辨，邪知、邪見、顛倒計較，直到臨命終時，都不肯放下，那麼，口內雖不停地念佛，這有什麼用呢？

所以，口念還要心行，心行就是要放下邪知邪見的顛倒計較，更要消除身、口、意所生的十惡業，以一顆完全清淨的心去念佛，才能使我的心與佛心打成一片，才能蒙佛的感應道交。

凡是身、口、意三業不淨，作惡多端的人，是一定要受因果報應的，「佛祖統記」上載有一個故事。唐朝時，有個叫張鍾馗的人，住長安城中，以殺雞鴨鵝之類的眾生販賣為業。因為他一生造了許多的殺業，在他臨命終的時候，看見一位穿紅衣服的人，趕著一大群的雞，由遠而近，來到他的病床前，那穿紅衣服的人命令那群雞說：「啄他！啄他！」那群雞聽了命令，一擁而上，在他全身各處啄咬，尤其是兩隻眼睛被啄得稀爛，鮮血直流，他痛得死去活來，難以忍受。

正在這時候，有位僧人名叫「宏道」的法師經過那兒，聽到張鍾馗痛苦的號叫聲，慈悲之心油然而生，乃進去問明原由後，就勸他的家人為他供奉佛像，同時勸他大聲地念「阿彌陀佛」，兩眼注視佛像，一心想念佛功德，就會減輕痛苦。他的家人按法師的指示，供起佛像，張鍾馗向佛合十，一心念佛，念到十聲，忽然滿室充滿香氣。張鍾馗告訴在旁的人說：「群雞都走了，阿彌陀佛來接我，我要去了。」說完就端正地坐著往生了。以上的故事，可以證明，一個人只要能反省懺悔，然後一心念佛，就可以將過去所造的惡業消滅，便能蒙佛指引，往生極樂世界。

隋朝時代的天台智者大師，本來是修禪而且是很有成就的一位大禪師，可是到了晚年卻歸入淨土，當他重病的時候，彷彿右脇西方而臥，他的口中只念「阿彌陀佛」及「觀世音菩薩」，並唱《法華經》和《無量壽經》，他的弟子智朗問他說：「不知道師父在此處滅了以後，生到什麼地方去？」大師說：「你為什麼要問我生到那裡去呢？我現在看到有許多位師友和觀世音菩薩侍從在我身邊，他們是要來迎接我往生極樂世界去的。」

他說這些話的意思，是有點責備弟子智朗還不明白他在淨土方面的成就，所以告訴智朗，他肯定往生西方淨土。

其他如宋朝的永明延壽禪師，明朝蓮池、蕩益大師、清朝徹悟禪師等諸位大德，在過去都是修禪門而各有所專持的經典，但最後都歸入淨土法門，以念佛為功課，成就德業，祈求往生淨土。為什麼這些大有成就的大德們最後都要歸入淨土呢？這是因為修禪門或其他法門，能不能一生成就佛道，是沒有把握的。所修的道業難作依賴，若一不小心，還會出毛病，所以他們最後都歸信了淨土，修淨土的人只要信、願、行三力具足，誠心念佛，發願往生，最後一定如願以償，絕對不會失誤。所以淨土法門就是成佛最直捷最可靠的法門。

或者有人會問：這些這麼偉大的大德們，善根功德很高，往生淨土；而一些原來作惡多端的人，只是在臨命終時誠心念佛十聲，一心不亂，也能往生淨土，這不是有點不公平嗎？這在《無量壽經》上有交待，往生淨土的人，有胎生、化生的分別。慈氏菩薩曾請問佛陀：「何因何緣，彼國人民，胎生化生？」佛陀告訴慈氏菩薩：「若有眾生，以疑惑心，修諸功德，願生彼國，不了佛智，不思議智，不可稱智，大乘廣智、無等無倫最上勝智，於此諸智，疑惑不信，

然猶信罪福，修習善本，願生其國，此諸眾生，生彼宮殿，壽五百歲，常不見佛，不聞經法，不見菩薩聲聞聖眾，故於彼國謂之胎生。」依這段經文說來，凡是在這娑婆世界修學佛法善根功德高的，是屬化生，他們化生以後，立刻能見佛相、聞經法、見菩薩聲聞聖眾。所以還是有分別的。後來的天台宗依《無量壽經》的經義，將西方淨土分類為四土。那就是：

一者、凡聖同居土：就是人、天、凡夫及聲聞緣覺等聖者同居的處所。

二者、方便有餘土：就是斷除了見思、煩惱，出離三界生死之人所生的處所。

三者、實報無障礙土：凡入方便的人，證得了空理、色、心不相妨礙者所生的處所。

四者、常寂光土：凡是證得一切諸相永寂，般若智慧光明及常有法身本在常住之體者所生的處所。以上的這四種分別法，說起來有點繁瑣，但是有促使修淨土的人精進的作用。那一個人不願往生較高的處所呢？大家都希望化生，都希望生到常寂光土，自然會努力念佛，成就更多的福德因緣。

明朝有位袁中道居士，自己記述了一個夢遊淨土的故事。時間是在明萬曆四十二年甲寅十月十五日。當他晚課燒香拜佛完畢，就結跏趺坐，覺得身心清淨寧爽，因此很快地入於禪暝狀態。

他覺得神識出竅，住於房屋頂上，那時月正當空，夜色皎潔。不覺騰空而起，飄然如鳥飛一樣，此時薄雲中有二個孩童呼喚他，其中一人說：「你可以跟我們來！」在冥冥中跟著往西方行去，向下俯視，看見山澤平原，形似墳堆杯水；城邑村落，如同蜂巢蟻穴。只要往下低飛，就覺得穢氣沖人，於是 he 努力向上騰空飛去。

不久，兩孩童猛然向下降落至於地面，他也隨同降了下去。看見那裡的牆垣、街道，其整齊有如繩墨似的平直。地土都是瑠璃所成，光潔耀眼，沿路有渠，渠道都是用寶石砌成的，寬達十餘丈，渠中有五色蓮花，芬芳撲鼻，渠畔有樹，枝葉繁茂，發光耀目。並有翠鳥和鳴，演暢佛法。渠上有金橋間隔，欄楯圍繞。

地面上有許多行樹，樹蔭之內有樓閣隱約可見。華麗整齊無比。樓中有人，大家都眉目清秀，相好光鮮，宛如天仙一般，大家對他都示笑意，表示歡迎。

兩童子行走很快，他後追不及，就大聲地呼喚，請他們在金橋處等一等，兩童子聽了放慢了腳步，他追上以後，三人依靠在諸寶所成的欄楯旁休息。於是袁中道居士就向二童子作揖，並問他們是什麼人？這裡又是什麼地方？那兩位童子告訴他：「我們是靈和先生的侍者，靈和先生有話要對你說。」袁居士問他們：「靈和先生是什麼人呢？」

「就是你次兄宏道先生呀！相見時你就知道了。我們快點去吧！」三人往前行走，來到一處有樹林的地方，樹約有千多株，葉子都呈翠羽狀。花是金瓣，樹下則有池水在流動著，汨汨有聲。池上有樓閣，一童子由樓閣的白玉屏風邊進去了。另一童子則引導他經過二十餘重的樓閣，都是金色耀眼奪目，靈華異草，枝葉茂盛，拂過檐楹。

他們去到一座樓下，看見有個人下樓，前來迎接，神情頗似其兄宏道，但容顏如玉，所穿的衣服，如同雲霞似的潔淨，身長丈餘，威儀具足。他見袁中道居士，喜悅地說：「兄弟光臨，幸甚！幸甚！」說完就攜著袁中道居士的手上樓，樓上有四五位天人在座，大家見過面以後，宏道先生告訴袁中道居士說：

「此處是西方邊地，凡是信解尚未成就、戒寶未成全者，多生在此處。上方有化佛樓台，前面有大池，約一百由旬大。池中有奇妙蓮華，眾生入于蓮苞之中，胎生以後散處各樓閣中，與有緣的淨友相聚，這裡沒有淫聲美色的誘惑，大家都一心修道精進，易於成就。滿五百歲以後，就可以見佛、菩薩等聖眾，並聞聽經法了。」袁中道居士聽其兄宏道先生介紹以後，心內在想：像這樣莊嚴的勝地，還只能算是邊地，若能看到佛、菩薩所居的淨土，其莊嚴殊勝，就更不可想像了。於是袁中道居士問其兄說：「您住在何處？」宏道說：「我的淨願雖然很深，但功德不夠，初往生時即生此地，但不久就要於淨土內居住了，這只因為我過去修學佛理雖很深，但持戒則不嚴，所以只能在這個邊地中居住，還不能如菩薩一樣上升虛空寶閣之上。我還得在這兒進修甚多時日。幸虧我宿世的智慧尚稱猛利，曾經寫過一本《西方論》，讚嘆過如來不可思議的度生功德，所以感得飛行自在神力，能遊諸佛剝土，聽聞諸佛說法，這算是我的殊勝因緣了。」說罷，就拉著袁中道居士的手，冉冉上升，倏忽之間，已飛勝千里之外，下降到一個地方，沒有日月，也沒有晝夜。但卻有光明照耀，無有障蔽。淨瑠璃舖地，上下透明，用黃金繩以為界畔，區域分明。

那裡有栴檀吉祥樹，一行一行地排列整齊，莖莖相對，葉有數萬層，葉間生出妙華，呈現奇異寶色。樹下有七寶池，池水微波蕩漾，發出無量妙音，池以金沙鋪底，池中有諸寶蓮華，蓮葉成五色光明。池樹之上，隱隱出現高樓迴廊，傍有閣道，屋宇排列整齊，門窗兩相開啟，階台廊柱，一一俱備。其中並有無量樂器，演出法音。因樓閣懸在虛空之中，下面似有雲氣浮現其間，美不可言。宏道說：「這裡是地居聖眾所住的地方，再過去便是法身大士的住處了。」那裡的美妙，又比這裡殊勝千萬倍。聖眾的神道也更不可思議。我雖然以智慧神通，能遨遊此地，但不能入其中。再過大士所居之處，便是十地等覺菩薩居住的地方，那地方我不曾去過，如何殊勝，不知其詳。再過等覺處，便是妙覺所居之地，那地方只有佛才知道。」

宏道告知了這些以後，又領袁居士到了一處地方，那裡沒有牆垣，只有樓閣欄楯，院落中非常光明，不知道是什麼寶物造成的，其中只看到黃金，白玉都成土黃色，他們就坐在樓下少憩，宏道又說：「我真沒想到淨土中有這許多樂趣，假使我前生能嚴守戒律，往生到這裡就不止現在的階位，凡是能以至誠

心、深心，迴向發願心念佛，而又能嚴守戒律的話，一定是上品上生，所以持戒非常重要，也就是說只修乘而不修戒的人，因業力牽引，必然會要墮落的。弟弟！你的般若智慧很深，可惜戒定之力太少。若只修智慧而不修戒定，可能成為狂慧，將來仍歸於五濁惡世。你應當趁著身強力壯之時，戒、定、慧實修實悟，精進不已，多行布施，悲憫眾生，不久我們兄弟自然能在此相會。如果一入他途，就相見無日了。如果你萬一不能得戒，就遵照龍樹菩薩所示的六齋法，就是每月吃齋六天，並淨心息慾，繼續不斷修行，也是有功效的。但絕對要戒殺，這一戒是不可犯。你回去以後可以告訴修淨土的道友們：凡是天天貪圖口味而殺生的人，是不可能往生淨土的。我與你二人從空王劫時起，便世世成為兄弟，乃至輪迴六道，我二人也常在一起。現在我已生善地，為了怕你墮落，所以用神通方便之力，攝你的神識來到此地。現在要看的，我已帶領你看過了，要說的我也說過了。這淨土與你所居的穢土相距十萬億佛土，此處不能久留，應該回去了。」袁中道居士，請問宏道：「那麼大哥宗道，現在生於何處呢？」宏道說：「他的生處很好，以後你自然會知道的。」說完，他忽然凌雲飛去，袁中道居士正要起步回身，便覺得自己往下墜落，於是驚嚇而醒了。

過來，通身大汗淋漓，此時殘燈仍然照耀，窗外月仍明亮，但已近天亮前的四鼓時分了。

袁中道居士便將他神遊淨土的故事，詳實地記了下來。他所記的與淨土三經內所說的很吻合。他的二兄長袁宏道字名中郎，因篤信佛教，所以號石頭居士。他們的大哥名宗道，字伯修，也篤信佛教，號香光居士，中道排行第三，字小修，篤信佛教，號上生居士，可以算得上一門三傑。

他們三人都有文名，萬曆年間，先後中進士。宏道曾做過縣知事，後辭官居家，專修淨土念佛，但後來又被朝廷徵召，作稽勳司郎中，就是現在的銓敘部長，後因病告歸，死在荊州的僧寺內。中道也做過官，升為郎中，後告老還鄉，每日誦經念佛，因為用心很誠，所以能神遊淨土。這個故事等於給修淨土的行者作了一次見證，證明淨土的真實性，也證明凡念佛能一心不亂，福德因緣成就的話，是一定會往生極樂世界的。

有人或許會質疑地說：「修淨土的人，應該留在娑婆世界，繼續不斷地救渡這裡的苦難眾生，不應該只求往生西方淨土。若大家一心只求往生淨土，這

不是沒有慈悲心而太自私了嗎？」

這個疑問或許不少人會有的。現在我向各位解釋一下：修淨土的人，都是大乘行者，也都是菩薩行者，當他們發願修淨土的時候，一面自修，也一面勸別人修，這就是在做自度、度人的慈悲行願了。但是在這穢土中修淨土，所受的阻礙很多，發揮自度、度他的力量不大，所以他必須往生西方淨土中那清淨的世界去深造，以期很快地成就菩薩道，再倒駕慈航來此世界度脫眾生，那時的力量就很大了。在此我想舉一個譬喻：例如在國內各大學畢業的學生們，他們都有一顆貢獻社會的心，希望自己求得更深厚的學識，用來貢獻社會、人群，但國內的設備不夠，學習環境不良，很不容易成就更大的學問，所以有許多學子們都急急要到美國去留學，學成以後就有高深的學問，作更大的貢獻了。他們去美國留學，不完全是自私行為，而是各有很大的抱負在心頭。

大乘的菩薩正是如此，在這裡修，大多是初發心菩薩，難以悟得無生法忍。若是往生西方淨土，就很快地證得無生法忍，成為具有神通變化之力的大菩薩，那時候，他們會以帝王、大臣、長者、僧尼、居士，甚至鬼神、畜生之身來到這世界，方便度眾生，這在《法華經》第二十五的「普門品」中有詳細的說明。

所以說，一個初入佛道，初修菩薩行的人，自救的能力尚且有限，度他的能力就更薄弱了。《大智度論》中有說：「具縛凡夫，有大悲心，願生濁世，救苦眾生者，無有是處。」這就證明處于五濁惡世中的眾生，受聲、色、貨、利的糾纏，煩惱特重，自度、度他，真是困難重重，所以必須要從五濁惡世中先求得解脫，在此惡世解脫以後升入天界去享樂還不行，因為升入天界不是究竟法，必須要往生到極樂世界去，在那世界中成就自己的菩薩道，證得了無生法忍，具有了如觀世音菩薩和大勢至菩薩那樣的神通妙力，再來到這五濁惡世中度脫眾生，這才是學佛的人，一條應該走的路。學佛的人，最好在一面念佛的時候，一面去聽講阿彌陀經，或者自己讀誦阿彌陀經，知道了阿彌陀經的真義以後，才能增強自己的信心，才能發願往生極樂世界，也才能認真地一心念佛。

喜馬拉雅山南麓，靠近羅希尼河一帶的地方，有一個很富裕的國家，名叫迦毗羅衛國，國王淨飯王，姓瞿曇，是釋迦族的後裔，他繼承了綿延世代的純正血統，勤政愛民，英勇能幹，所以深為全國百姓的愛戴。

王后摩耶夫人是屬於釋迦族另一分支拘利族的公主，也就是天臂城城主善覺王的妹妹，算來還是淨飯王遠房的親戚。

淨飯王和摩耶夫人結婚好多年，都沒有生下一男半女，有一天晚上摩耶夫人夢見一頭六牙白象在臥舖旁向右繞了三匝，從右脇進入體內，而懷了孕。在接近生產那個月，王后依照當時印度的習俗，回天臂城娘家去待產，途中在藍毗尼園休息。

藍毗尼園位於迦毗羅衛城和天臂城交界的地方，園中遍植沙羅樹。這時正值初夏，沙羅樹滿樹盛開著花，花叢間有五色蜜蜂和各種禽鳥飛翔著，並時時發出美妙的聲音，整個花園美得就像帝釋天王的遊苑一樣。王后因此決定在第二天的清晨，前往沙羅樹林中去觀賞。

日出時分，王后漫步到一棵蓊鬱蔥蘢的沙羅樹之下，看著一枝滿綴花朵的樹枝，竟情不自禁的舉起右手想去攀觸它，不料樹枝就像蘆葦遇到熱氣一般，自動的垂入她的手中。就在這一剎那間，王子從王后的右脇出生了。

王子出生後，突然有兩股清水，一溫一清涼從空中洒下，使王子和摩耶夫人增加了不少氣力。之後，王子從媯女的手中下來，立在地上，觀望了上下四

方，然後行走七步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說：「天上、天下，唯我獨尊。」這是周朝的昭王二十六年四月初八。

當時有位仙人名叫阿私陀，正在雪山修行。他已得八定，能知過去四十劫和未來四十劫之間的一切事情。四月八日那天，他發現迦毗羅衛城的空中，有吉瑞之象，於是便到城裡來，要求謁見太子。阿私陀仙人以神通觀察之後，不禁露出歡喜的微笑，但隨後卻又哭泣了。他說：「太子具有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的大丈夫相，將來必定能成佛，成為人天的教主。但是我將在他未成佛之前死亡，轉生在無色界天，任憑百佛千佛出世，我都無緣見到。這真是我莫大的損失啊！」仙人說完，立即俯下身去，對王子禮拜。

王子出生後第五天，淨飯王為王子舉行命名的儀式。會中請了一百零八位精通三吠陀的學者。最後由大家共同選定悉達多為王子的名字。學者之中，有八位精通六分吠陀，擅長觀相之人，這次看到王子的德相，有七人一致伸出兩支手指頭，作兩種預言說：「有這種大人相的人，假使繼承王位，將成為統治四大部洲的轉輪聖王；假使出家修道，將成為無上正等正覺的佛陀。」但是其

中有一位青年學者，名叫喬陳如，卻只伸出一個手指頭，作堅定預言說：「王子長大之後，絕對不會留在家裡，他將來一定是個破除煩惱蓋障的佛。」

淨飯王聽了這些預言非常高興，可是後來卻越想越擔憂，唯恐王子長大之後離家而去，於是問學者們說：「我兒子會見到什麼而想出家呢？」學者們答道：「四種徵兆。」又問：「那四種徵兆？」回：「一個老人，一個病人，一個死人，和一個出家人。」淨飯王聽了，立刻下令道：「從今以後，不准這四種人在王子面前出現。我的王子不須成佛，他應該像其他的人一樣，娶妻生子，我要親眼見到他繼承我的王位，統治國家。」

王子出生後第七天，摩耶夫人不幸去世，王子由他姨母摩訶波闍波提撫養。王子從七歲起就開始接受文武教育。父王為他聘請各種名師，進宮教他讀書，射箭等等技藝。有一年春天耕耘祭時，王子隨著父王到各處田園巡視，看見農夫在耕田犁土，有一隻小鳥啄走犁尖所掘出來的小蟲，王子喃喃自語說：「可憐啊！生物如此的互相殘殺。」於是偷偷的離開人群，獨自坐在樹底下沉思起來。

王子誕生後不久就失去母親，現在又目睹生物互相殘殺的情形，在他幼子

的心靈上，早已刻下了人生苦惱的傷痕。這個傷痕就像刻在小樹之上一樣，隨著小樹的成長而日益擴大。淨飯王知道王子有了修道的思想，為之憂慮不已，此時又想起從前仙人和學者們的預言，更加惶恐與不安。於是想盡了各種辦法要使王子快樂起來，但是都沒有效果，後來淨飯王終於接受群臣的建議，決定為王子迎娶耶輸陀羅為妃。

淨飯王為了不使王子生起出家之心，特別下了一道命令，不許任何人在王子面前提到老、病、死等人生憂悲苦惱之事，服侍王子的人，要日以繼夜的表演各種清歌曼舞，也不許現出辛苦疲倦的樣子。

此外又在宮殿四周建造圍牆，裏面除了青春美貌的女子之外，其他的人一概不准進入，即使裡面有人無意中受點小傷，也要立刻抬出去，不到復原不許回來。淨飯王雖然把世間所有痛苦的情形，都阻隔在王子的生活圈子之外，但是王子並不快樂。有一天，王子忽然向淨飯王提出想出城遊園林的要求，淨飯王雖然心懷憂慮，但由於愛子心切，還是很快的答應了，大王立刻下令在王子出城的那天，凡是所要經過的街道，家家都要清洗打掃，街道散鮮花，窗門結

綵縵，務必使人看了覺得新鮮美麗。又禁止工人在路上工作，窮人、盲人、病人、老人那天都不許外出，直到王子通過時為止。

一切都準備就緒之後，王子才乘著華麗的吉祥車子，從宮門出發。這時淨居天子知道王子出家的時機快到了，為了讓此因緣成熟，於是幻化成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，彎著腰駝著背，手拄著拐杖，在馬路上顫動行走，老人之忽然出現，驚動了很多人，大家雖想驅走他，但已來不及了，王子看到如此怪異的老人，問駕車的車匿說：「車匿，這人怎麼了，為什麼他的頭髮特別白，跟我們的不一樣？為什麼他的背脊那麼彎曲，不能伸直呢？他的身體為什麼不停的顫抖？牙齒又在那裡呢？車匿！他是不是生下來就這樣？」車匿回答說：「王子啊！這叫老人。他不是生下來就這樣，他跟所有的人一樣，都曾有過強壯結實的身體，烏黑的頭髮，明亮的眼睛，整齊的牙齒。但在世界上生存久了，就慢慢變成這樣。」王子又問道：「車匿，你是說全世界的人，只要生存久了都會變成這樣，那我呢？我的父王、我的妻子，是不是也一樣會衰老、駝背、顫抖、髮白、齒落？」車匿說：「王子啊！的確是像你所說的這樣，老是沒有人能避免的。不論是富人、窮人、有權力的人、沒有權力的人、尊貴的人、卑賤的人

都完全一樣。人一生下來，是註定要老的。」悉達多王子聽了非常傷心，立刻命令車匿駕車回宮。

王子回宮之後，淨飯王馬上召見車匿，垂問今天王子的心情是否快樂。當國王知道路上所發生的一切，非常擔憂，心中想著：「不能讓王子捨棄王位，不能讓王子離家出家，不能讓占相學者的預言成為事實。」因此他又命令屬下尋求各種方法，以供王子享樂。過了不久，王子再度乘吉祥車，出宮遊園林。淨居天子立刻化成病人，躺在王子經過的路旁呻吟，並一再以極微弱的聲音哀求別人幫助他。病人的身體已被病魔折磨不成人形了，又因痛苦而扭成一團，掙扎不息。王子瞧見了，立即下車扶著他，問車匿說：「車匿！這人怎麼了，他的眼神怎麼跟一般人不一樣？他的呼吸為什麼這樣微弱？皮膚為什麼又是呈黑紫色的呢？」「王子啊！這是病人，你趕快離開他吧！他現在全身正佈滿了病毒，內臟開始腐敗，到最後連他的呼吸也會停止。如果你太靠近他，他的病毒會傳染給你，到時你也會像他一樣。」「車匿！世上除了這種病以外，還有其他的病嗎？」「有的，病有很多種，但不管得的是那一種病，都是痛苦的。」

「王子啊！世人生病是很平常的事。雖然有很多醫生正努力尋找克服病菌的方法，但是卻沒有人能真正遏止病的發生。這個病即使治好了，什麼時候還會再生病，任誰也無法預料。因為世人隨時隨地都會生病的。」

「真的嗎？是不是包括父王，還有我在內？」

「王子啊！有身則有病，生病是不分貴賤、男女、老少的。」王子聽了，悵然不悅，想著：「如果是這樣，那麼人類活在世上就只有痛苦和恐怖了，因為沒有人知道，今晚睡下之後，明天會不會變成像這個病人一樣。」於是心中對於世間之眷戀，頓然棄捨。

此後有一天，悉達多王子又在遊園林的路上，看到了天人幻化的死人。死人躺在擔架上，前後有雜色繒幡導引，後面跟著一群人，悲號哭泣著。出了城外，死人被放在一堆木柴上，然後點燃了火，熊熊地燃燒起來。王子看了很驚訝，以震顫的聲音問道：「車匿！為什麼那人靜靜的睡著，讓別人燃燒他呢？為什麼旁邊的人放聲哭泣而不去搶救他呢？」

「王子啊！那人已死了。他雖然有腳，但不能再走路，雖然有眼，但不能再看到東西。他對一切事物，已不再有知覺了。不論是熱、是冷、是火、是雪

他完全失去了知覺。他已死了，目前屍蟲已漫布在他的全身，啃食他的肉體，若不燒掉他，臭味將會散布在整個空氣中，他從此不再回來了，他的親戚朋友們正為此而傷心呢？」

「車匿！這就是死嗎？我是國王的兒子，也會像這名男子一樣要死嗎？我的父王，耶輸陀羅，以及我所認識的人，都會被放在木柴上燒掉嗎？」

「王子啊！人既有生，就一定會死，任何人都無法防備和逃避的。」王子聽了非常傷心，遂默默不再說話了，他想：「這真是太可怕了，世上的人，除了會老會病之外，總有一天，還得要死，而卻沒一點方法可以防備。這些老、病、死的問題，我必須想出解決的辦法才行。只要我找到了方法，父王、耶輸陀羅，以及全世界的人，就不必籠罩在老、病、死的恐怖之中了。」又有一次，王子在園林中散步時，忽然見到天人幻化的出家人，披著黃色的袈裟，捧著鉢，正安詳的從前面走過。從他寂靜的外表，王子猜想他內心必定充滿了快樂與寧靜。於是問車匿道：「車匿！這是什麼人哪？」

「王子啊！這位是出家人。」王子一聽出家人這三個字，心中自然升起既

恭敬又歡喜的微妙感受，遂立刻吩咐車匿驅車走向出家人。王子下車合掌向出家人問道：

「仁者，你剃除鬚髮，穿著袈裟衣，毅然捨離家庭，目的何在呢？」

「王子啊！我之所以出家，目的在捨離世間之恩愛，並收攝六根，不受五欲，慈心對待一切眾生，以求解脫世間之痛苦啦！」悉達多王子聽了很高興的讚嘆道：

「善哉！善哉！世間唯有此道最為尊勝。」悉達多王子自從見到出家人以後，整天都很快樂的靜坐在園林裡，心中始終繚繞著出家的念頭。

有一天淨飯王遂通令全國，尋找出最聰明又美麗的女子，住在王子的寢宮裡，日夜為王子表演各種美妙的歌舞，希望能博得王子的歡悅。當天夜裡，又有許多天女般的美女，打扮得花枝招展，手執種種樂器，圍繞著王子歌舞起來。但是這時王子的心，早已脫離五欲的煩惱，對於歌舞毫不感興趣，不一會兒就睡著了。這些唱歌和跳舞的女子看到王子睡了，也紛紛放下手中的樂器，各自躺在地板上休息。過了一會兒，王子醒了。他盤足坐在榻上，看見這些女子因睡著而露出的種種醜態，有的口中流著口水沾污了肢體，有的咬牙作聲像是瞋

恨的鬼魅，有的發出鼾聲，有的說著蠻語，有的張著大口，有的把衣服敞開著，一一現出令人討厭作嘔的樣子。王子很驚訝，這些平日美如天仙的女子，怎麼會變得如此的討厭可怕，突然間，他覺得這座華麗的寢宮，宛如一座縱橫狼籍攤著死屍的墓地，三界就像煉獄一樣，沒有一處安樂的地方。於是喊了一聲「世間真是禍患啊！」而決定今夜就離宮出家。

深夜時分，悉達多王子騎在有靈知的健陟馬上，帶著車匿，悄悄離城。悉達多王子騎著健陟馬，於黎明時分到達阿奴摩河的岸邊。王子立於銀光一片的沙灘上，問車匿道：「車匿！這條河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王子啊！這是阿奴摩河。」王子心想，這是出家的好緣起，於是右手執刀，左手拉起頭巾和髮髻，毫不猶豫的一併切斷，然後放下貴重的衣服，換上僧衣，手上捧著鉢，沿途乞食到南方去了。然後進了王舍城，王舍城的國王也知道了這個消息，立刻派人跟蹤王子，並調查他的來歷。最後得知這個出家人乃是迦毗羅衛國的太子，他為了解脫世間之種種痛苦，不久前才捨棄王位出家修梵行的。頻婆娑羅王非常欽佩王子偉大的行為，於是請求王子在王舍城住下。

來，以便長期供養王子珍貴的食物。但王子婉拒了這項請求說：「大王！我對於物質無所希求，我是為求最上菩提而出家的，所以在我未達到目的之前，我不能長住在一個地方。」頻婆娑羅王最後與王子相約，請求王子成佛之後，先來他的國度，教化他和他的人民。

悉達多離開王舍城後，遇到了當時印度最有名的阿羅藍和優頭藍伽兩位仙人，王子先後跟他們學習解脫生死的方法，經過兩位仙人的指點，王子的學識雖然很快就達到了和兩位仙人相等的地步，並能進入無所有處定和非想非非想處定（世間最高層次的禪定），但是橫亘在心中的生死問題，卻仍然無法得到解決，因此他知道只一味修持禪定，而沒真實義的智慧，絕不是菩提之道。遂決定不再往各處去求知，只想單獨運用自己的智慧作大精進，以尋找脫離生死的真理。

三千多年前的印度和現在一樣，有很多外道出家人，認為只要以種種方法使身體受苦，死後就會升天得到永久的快樂，因此山林曠野間，到處充滿著修這種苦行的出家人。像有的人以一隻腳站立著，有的人以雙腳倒掛在樹上，有的人把頭埋在土裡，有的人躺在插滿芒刺或鐵釘的木板上，有的人則幾乎不吃

東西等等。

悉達多王子也試驗過許多種苦行的方法，希望藉此得到開悟，歷時六年，每日只食一頓麻、一頓麥，令到身體羸瘦，精神委頓，後來他覺悟到苦行不是解脫生死的真因，要從不太苦也不太樂的中道去發掘真理才對，於是進入河中沐浴，洗去塵垢，上岸後，因身體太虛弱而暈倒下去，完全失去了知覺，這時剛好有一位牧羊女經過，立即擠出羊奶給王子喝，悉達多太子恢復了體力，在摩竭陀國菩提加雅的菩提樹下，接受吉祥刈草夫的吉祥草，鋪在他坐的位子上，並且發誓說：「我若不成正覺，就不離開此座。」

魔王波旬派遣他的三名女兒到王子面前，以三十二種媚態，作親暱狀，欲壞王子之道心，但是王子的心，就像湛然不動的清水一般，絲毫不為所動。魔王又打發魔兵將王子團團圍住，吶喊之聲隆隆不絕，幾乎可以使大地震裂。這時王子的心早已遠離煩惱，對於大敵當前，能不驚不怖，寂然入於慈心三昧。魔王接著又使出降大雨、下巖石、噴火吐煙、飛砂走石、雷雨交加、天昏地暗、天雨各式兵器等猛烈攻勢，但都未能將王子嚇跑。這些兵器接近王子身邊時，

反而變成了朵朵鮮花，飄落在王子的身上，所有凶惡詛咒之聲，也頓時化為讚頌之歌。魔王此時又急又生氣，遂將隨身攜帶之輪盤，向王子身上擲來，口中還大喊著：「要你從座位上逃開！」此輪盤平日具有無比的威力，就是鋼鐵般的大柱，也會被擊得粉碎，但此輪盤到達王子的頭頂上時，卻化為一輪無比莊嚴的寶蓋，停住在空中。魔王及魔軍見了，傲慢之心一時盡摧，紛紛向四方逃散。

是年十二月初八日的黎明，大地寂靜無聲，晨風淡淡地吹著，悉達多王子仰望，一顆明星，光芒四射，好像對他啟示，忽然他心靈流露出智慧，他記憶過去的事情，預知未來的事情，明白現在的一切。他說：「奇哉！奇哉！一切眾生，皆有如來智慧德相，因妄想、執著，不能證得。」悉達多王子成道了，他是天上、人間的導師。他十九歲出家，三十歲成道，世人稱為釋迦牟尼佛，亦稱做釋迦牟尼世尊，也稱佛陀。釋迦是他的姓氏，牟尼是他的名號，意義是仁慈、寂滅。佛是大覺悟的聖人。

說

就是言說。

阿彌陀

阿彌陀佛也是一尊佛，是西方極樂世界的教主。他從前發心修行的時候，也是一個國王，他父親的名號叫月上轉輪王，母親名號叫殊勝妙顏夫人。在那個時候，他的國裏出了一尊佛名號叫世自在王佛，他聽了佛說的法，覺得學佛法有種種的好處，在世界上做人有種種的苦惱，所以就拋棄了王位，出家修行，法名叫法藏，並且又立了重誓，情願修成佛，現出一個很清淨的世界來，好讓眾生都投生到那裡去，享受種種的快樂。現在這部經裏所說的西方極樂世界，就是阿彌陀佛經過了好多劫數修福修慧，所成的世界。釋迦牟尼佛的心，慈悲得很，哀憐我們這些人的苦惱，所以特地說一部《阿彌陀經》，把西方極樂世界種種的好處，及教我們修行去極樂世界的最容易、最簡便方法，都在這部阿彌陀經裏，教我們依了這種方法去修，就決定能夠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去了。

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

就是這部阿彌陀經本來是印度文，在從前南北朝的時候，秦國有一位精通經、律、論三藏妙理的大法師，名字叫鳩摩羅什翻譯成中國文的。

鳩摩羅什的先祖，本來是印度人，而且任相國的要職，他的父親鳩摩羅炎，也佩帶過丞相的印綬。然而後來出家為僧。越過葱嶺，到了龜茲的地方，受到龜茲國王的禮敬。因龜茲國王見他器宇不凡，乃強迫他還俗，並將自己的妹妹嫁給鳩摩羅炎為妻。由於國王相逼迫，他無法拒絕，就答應了。結婚以後，妻子耆婆受鳩摩羅炎的影響，專心向佛，修習經典，並且生下兒子鳩摩羅什。不久，鳩摩羅炎就去世了。

鳩摩羅什母子孤單寂寞，他的母親尤感榮華富貴，一如春夢了無痕，如果不及早學修佛法以求解脫，將得不到畢竟的歸宿，於是在鳩摩羅什七歲的那一年，母子二人雙雙出家學道。

鳩摩羅什幼年即聰敏過人，七歲隨其母到佛寺去禮佛，佛座前有一個相當重的大鐵鉢，他看了心裡好奇而又喜歡，走上前去拿鐵鉢一舉就舉起來了。當他舉起鐵鉢的時候，心內在想：「鐵鉢這麼重，我怎麼能舉得起來呢？」心裡

這麼一想，雙手的力量剎那之間消失，那鐵鉢重重地墜落地上，發出鏗鏘的鳴聲，他聽了這聲音，恍然大悟「萬法唯心」的道理。

在印度參訪了許多名師以後，十二歲的那年，當隨同母親回返龜茲時，在月氏國北山，見到一位羅漢，那羅漢向鳩摩羅什注視良久，就對他母親說：「你要好好地看護這小沙彌，如果他在三十五歲前不破戒，便能大興佛法，度無量眾生，成為國師，如果戒行不全，則只不過是一位聰明的法師而已。」

秦國國王姚興就在弘始三年（即西元四〇一年十二月二十日）隆重禮迎羅什進入長安，由於姚興信仰佛教，熱心於佛法的弘揚，就促請鳩摩羅什開始譯經，羅什在譯經期間，姚興雖貴為國王，但常常親臨譯場，和羅什參究教理，對羅什超人的智慧，極為嘆服。認為他是最優秀的佛種。他擔心這麼優秀的佛種圓寂以後，佛種行將要斷絕了。因為他有這麼一個顧慮，竟異想天開，選了十名美女，強迫羅什接受以留佛種，而且執意甚堅。羅什在這君命難違，又為了不使譯經事業中斷之下，只好接受，因此另外建築了華麗的住宅，供給他居住，然譯經工作並未間斷。但還有一段羅什吞針的說法，就是因為羅什與宮女

同居，引起一般青年僧的誤會，以為戒律可以不守，羅什急了，因為戒律是佛教的基礎，沒有戒律就沒有佛教，這個規定不能不維持。所以羅什有一天，陪著大眾吃飯的時候，他裝了一碗縫衣服的針，一口一口的把他當飯菜吞下去。大眾見到這個奇異的舉動，都驚得目瞪口呆，羅什開示大眾說：你們能這樣，就可以跟我學，而不需要戒律，如果不能的話，應當謹守戒律。這是千古流傳的一段佳話。

羅什將要入滅以前，曾經對佛發願說：「如果我所譯的經論，不違背佛意，則我死以後，肉身焚化後，舌頭不會焦爛。」當他示寂以後，弟子們依佛禮予以荼毘，整個肉身盡化，唯有舌頭不爛。完全如其生前所立的願言。由此可見他譯出的佛典，與佛意是完全相合的。據說羅什法師是七佛譯經之師，足見他所譯的經，至今為人所歡迎的原因。

如是我聞

我阿難親自聽佛是這樣說的。

一時

有一個時候。為什麼不指定是某一年或某一日呢？因為佛說法的地方，有在天上，有在龍宮，有在人間。人間又有幾十個國家，每一個國家的曆法，又不相同，如果實記了，反而顯得亂七八糟。

佛在

佛就是指釋迦牟尼佛。「在」就是在舍衛國。

祇樹給孤獨園

「祇」是祇陀太子，「樹」是祇陀太子布施的樹。「給孤獨」是須達多長者的別號，舍衛國的大臣，富僅次於王，樂善好施，以照顧孤兒及老而無子的人，因此大家送給他一個德號叫「給孤獨長者」。因為他的兒子要娶媳婦，要找個門當戶對的女孩，就找到王舍城一個大長者的女兒，那大長者叫珊瑚那。須達多為了要替兒子娶太太，就到王舍城，寄宿在珊瑚那家裡，睡到半夜看見珊瑚那全家都起來，打掃房屋，廚房也忙著準備好吃的菜飯，須達多長者就問

他親家珊檀那，是不是要請國王來為婚姻之事。珊檀那回答：不是，我是為了請佛陀，明天佛陀答應要上我家來應供。這個須達多善根深厚，聽到佛陀二字生大歡喜，就向珊檀那問：「佛陀是何人？」珊檀那就向他詳細說明，他聽了很感動，很想馬上去見佛陀，那天晚上，精誠所感，佛陀知道須達多敬仰心切，就放大光明照得夜如白晝，須達多以為是天亮了，獨自去竹林精舍，將近精舍，看見佛在外面經行，相好莊嚴，不知禮法，在虛空上的首陀天人，就化作四人到世尊座前頂禮佛及繞佛，須達多長者，也照著這樣做，佛就向他說法，便證得了初果。這時他就發心要為佛陀建造一個精舍，他就在舍衛國城附近尋找適當的地方，結果見「祇園」林木茂密，地點適中，非常適合建精舍，但是這花園是太子的私產，所以他去拜訪祇陀太子，先把佛稱讚一番，然後，把這問題提出來，很婉轉的向太子商議。祇陀太子起初堅執不允，經不起他一再的要求，於是想在金錢上把他難住。因而和他說道：「你既堅持要買我的花園，你能把地面上鋪滿了黃金，我就賣給你。」須達多長者，一聽到太子開出價錢來，滿心歡喜，很乾脆的答應太子說：「照辦！照辦！」長者回到家裡，請工人運載黃金鋪滿全地面，然後去向太子說：「我已經用黃金鋪滿了那塊地，請太子去

看看。」太子走去一看，真的滿園金光閃閃，不禁大吃一驚就說：「我是太子，怎麼可能賣地，這是開玩笑的，何必當成真的呢？」長者就回答說：「君無戲言」，太子就告訴須達多長者說：「土地是賣給你，但土地上的樹木我並沒賣給你呀！現在感念你對佛陀誠敬之心，我願把花樹布施出來，共作功德！」精舍建成，請佛說法，因為是祇陀太子布施的樹，給孤獨長者布施的地，所以將他的名字排在前面，佛陀將它命名「祇樹給孤獨園」。

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

比丘是印度文，是出家的男眾，而且已經受了「具足戒」的，比丘上面加一個「大」，可見這些比丘都是道行很高，並不是初出家的人，「僧」字是和合眾，因為出家人都是一些人和合住在一處修行的，所以出家人叫做僧。「俱」字是在一處。整句可解釋：同了出家的一千二百五十人，在一塊兒。

皆是大阿羅漢，衆所知識。

上面這千二百五十人，都不是普通的出家人，他們都是已經證到大阿羅漢

果的聖人。他們的名字、人品、道學，都是大眾所知道、所認識的。

◎什麼叫做阿羅漢呢？一者、應供：這是出家的比丘僧，修得了阿羅漢果位者，這是小乘四果位最高的果位，並超出三界。貪、瞋、痴三毒已斷盡無餘，沒有一切惡業，所以才能證得這麼高的果位，應當受到天上人間的供養。二者、無生：比丘奉佛的戒律。勤修梵行，身心清淨，徹底斷除了殺、盜、淫、妄、酒等等的生死根苗，證得阿羅漢以後，不再受生死。三者、殺賊：一切煩惱如同賊一樣，無時無刻不在侵害眾生，而比丘將煩惱一一地斷盡無餘，猶如將侵害其身心的賊殺死，從此身心都得到清淨解脫。「大」：因這千二百五十阿羅漢，皆是群眾中的上首，有輔助釋尊，宏揚教法的功勞，所以稱「大」。

長老舍利弗，摩訶目犍連，摩訶迦葉，摩訶迦旃延，摩訶俱絺羅，離婆多，周利槃陀伽，難陀，阿難陀，羅睺羅，憍梵波提，賓頭盧頗羅墮，迦留陀夷，摩訶劫賓那，薄拘羅，阿菴樓駄，如是等諸大弟子。

『長』：字是說道行高。『老』字是說出家的年數多。

『舍利弗』：在佛陀的諸大弟子中，舍利弗長老被尊為「智慧第一」。他出生在婆羅門種姓的家庭，其父名「提舍」是婆羅門教中負有盛名的論師。他的母親姓「舍利」，所以舍利弗長老是以母姓為姓。

「舍利」是梵音，就是印度的鷲鷺鳥。鷲鷺鳥的眼睛很銳利，他的母親的眼睛如鷲鷺鳥似的銳利，所以名為「舍利」。「舍利弗」又名「舍利子」，他的母親在未懷他前，說話的能力很差，在與她的弟弟名繩羅又名長爪梵志辯論的時候，常是她的弟弟獲勝，可是，自從懷了舍利弗以後，言詞忽然變得很敏捷，與她弟弟辯論時，常常獲勝。所以長爪梵志認為姊姊所懷的孩子，將來一定有不平凡的成就。

舍利弗八歲的時候，便已通達四韋陀的一切書籍，他曾與十六國大論師辯論而一一獲勝。少年時，拜婆羅門學者「冊闍耶」為師，並且與目犍連是同學，他的老師逝世以後，就與目犍連在王舍城外的山林中共同修道。

當佛陀的教法傳開以後，舍利弗聽到了佛陀的盛名。有一天，他自山中出遊，中途遇見了佛陀的弟子馬勝比丘，馬勝比丘就是佛陀在鹿野苑初轉法輪時，

首先度脫的五比丘之一。舍利弗見到馬勝比丘威儀超俗，便上前問道：「請問你的師尊是誰？」馬勝比丘謙恭地說：「釋迦牟尼世尊！」舍利弗聽了很歡喜，過去只聞佛陀的盛名，而今看到他的弟子就具有如此地令人欽敬和嚮往的風儀，佛陀本身一定會更令人見了生恭敬之心。於是，又問道：「常聞尊師的盛德，善說妙法，你可否能說一說尊師常說的法呢？」

馬勝比丘遲疑了一下說：「我年紀尚輕，受學日淺，恕我無法宣說如來奧義。」

舍利弗請求道：「請慈悲，略說大要即可。」

馬勝比丘無法再推辭，但佛法無邊，從何說起呢？他想了想，只好將聽自佛陀處的教義擬成為一偈，那偈是『諸法因緣生，諸法因緣滅。吾佛大沙門，常作如是說。』舍利弗聽了，頓有所悟，他回到山上，將遇見馬勝比丘的經過告訴了目犍連，目犍連聽了這首偈，也覺得是真理，於是二人率領弟子們到了佛陀住處，一同皈依了佛陀。因為舍利弗具有很高的智慧，對佛理所悟甚深，所以被尊為佛弟子中「智慧第一」。

『摩訶目犍連』：「摩訶」是梵文音譯，義譯為「大」。「目犍連」也是梵

文音譯是姓氏。義譯為「采菽氏」。他是舍衛國人，因為他的祖先在山修苦行，采菽為食物，所以就以之為姓。他的名字叫「拘律陀」。也是梵文音譯，義譯則是「無節樹」。因為他父母曾向無節樹祈禱而生他，所以就以之為名。自他歸依佛陀以後，具有很高的道行，因此被尊為「摩訶目犍連」。

目犍連最大的成就，就是感得了很高的神通力，被尊為「神通第一」。他能化大身為小身，曾經降伏毒龍。當釋迦族遭難的時候，他前往營救，以他的鐵鉢裝了五百釋迦族人逃出魔掌，將那五百人舉上梵天。但釋迦族的災難是宿世的因緣，在劫難逃，所以被救的五百釋子都化為膿血。後來，他自己也具有宿世的因緣，竟然被外道以石頭打成肉醬，自己的神通竟然不能逃過因緣劫數，乃先佛陀而入滅，由此可見宿世業力之可怕。

『摩訶迦葉』：「迦葉」是梵音義譯為「龜」，因祖先在水邊修道時，感龜負圖出水，因而以「龜」為姓。尊者本名為「畢鉢羅」是梵音，是一種樹的名稱，他是以樹名為名的，但還有個名字叫「飲光」，這是因為他身上常放光明，能吸收其他的光線，所以名為「飲光」。

他前世是位冶金師，因為曾與一女子共同發心，以黃金裝飾佛像，有這一段善因，所以感得身現黃金色光。他本是摩揭陀國大富長者尼拘律陀之子，由於他看破世情，乃棄家修道，行頭陀的苦行。雖年已老邁，仍然精進不已。所以佛陀讚歎他說：「有頭陀行在，我法將久住。」

有一次，佛在靈山會上手內拿一支花，沒有開口說話，只是向大眾微笑。大家都不知道佛陀是什麼意思，只有大迦葉能知佛心，所以向佛微笑，二人心相印，悟諸法空性實相。所以佛陀便將法傳與大迦葉，這就是後來禪宗所謂「以心傳心，教外別傳」了。他因為一生持苦行，所以被尊為「頭陀第一」。他雖年長於佛陀，但卻後佛入涅槃。當佛陀涅槃以後，他為了佛法的長流不絕，乃邀集上座部的大比丘們集結經、律、論三藏。佛法之所以能流傳至今，我們今天之所以有經可讀、有經可說、有經可聽，應歸功於大迦葉的無量功德。

『摩訶迦旃延』：「迦旃延」是梵文音譯，義譯為「文飾」，尊者善於詞說，長於論義，從他口出的言詞，都具很高的文采，能令聽者悅服，所以被尊稱為「論義第一」。曾經有外道來向他質問說：「佛法說有地獄，受苦無量，造惡業必受地獄苦，怎不見有人回來哭訴？可見地獄是不存在的！」尊者問：「地

獄如人間牢獄，受刑人被囚禁，能自由進出否？」答：「不能！」尊者說：「那就對了，地獄苦超監獄，何止千萬倍，失去自由，欲訴無門，不是不想回，是不能回！」外道聽了又問：「佛說修善者生天堂，自由自在，快樂無比，為何不見回來報告呢？可見天堂是假的！」尊者說：「天上人間，時間不同，四天王一晝夜，人間五十年，忉利天一日，人間百年，善人生天，喝杯茶，吃餐飯，認識一下環境，想回家報訊，親人的骨頭恐早已「打鼓」了，找不到報喜的對象，而且天福迷人，一享福則迷惑，回來不易啊！況人間濁穢，臭氣沖天，天人避之，唯恐不及，那敢下來！」尊者就是這麼長於詞辯，使許多的外道聽了口服心服。（類似記載，阿含經內很多，可參考）

『摩訶拘絺羅』：「拘絺羅」是梵文音譯，義譯是「大膝」的意思，因為他的膝蓋頭特別大的緣故。他是舍利弗的舅父，原來是婆羅門教徒，喜歡與人辯論。常與舍利弗的母親，就是他的姊姊辯論，每次都是他得勝，佔盡上風，但是他姊姊懷了舍利弗以後，忽然變得伶俐起來，言詞美妙，辯論時，他再也佔不了上風，所以他認為他姊姊懷的必定是位超人。因此，他發憤到南天竺去遊

學，博覽了十八種經典及四韋陀經典，因為一心學道，連修剪指甲的時間都沒有，指甲長得很，所以人家給了他一個別號叫「長爪梵志」。

「長爪梵志」聽說他的外甥舍利弗隨佛出家學道，他心內不服，他認為外甥應該隨他學婆羅門教才對。所以他去佛陀的住處，見了佛陀，口內叫著佛名「瞿曇」，表情驕傲，要與佛辯論。佛陀知道他皈依的因緣成熟，便對長爪梵志說：「我們兩人辯論，你若辯輸，將如何處斷？」長爪梵志心有把握地說：「我若辯輸，願殺頭以謝！」佛聽了就對他說：「好吧！那末請你提出論題來！」長爪梵志說：「我一切法不受。」佛陀聽了微笑地問他：「你現在說的這句話，是受？是不受？」長爪梵志聽了，無言以對，因為他不能說「不受」，既然不受，不受為什麼能說這話呢？所以只好承認說：「我輸了，請你殺我頭吧！」佛陀聽了說：「我佛法中，只有剃頭，沒有殺頭。」長爪梵志感受到佛陀的慈悲，潤澤了他整個身心，認為佛陀實在是位了不起的聖者，於是皈依了佛陀而出家。精勤學佛，成為大阿羅漢。得四辯才，善解問答，所以被尊為「答問第一」。

『離婆多』：這是梵文音譯，義譯則為「星宿」，是因他父母向星宿祈禱而

生他，所以名為「星宿」。但另外還有一個名字叫「假和合」，取這個名字是有一段因緣的。

在未皈依佛陀前，一天晚上，在一空屋中過夜，見一小鬼背了一個死屍進來放在地上，不久卻又有一個大鬼追了進來，要強奪那個死屍。兩鬼爭執不已。小鬼請星宿作證，證明那個死屍是他先背進來的，星宿當然依他所見，據實地說了幾句實話，這可觸怒那個大鬼。他吃不到死屍肉，就將星宿的手腳拆下來撕著吃。那小鬼見了，就立刻將死屍的手腳拆下來替星宿補上去。大鬼拆去星宿身上那一部位，小鬼就將死屍同樣部位拆下來替他補好。

第二天早上太陽快出來了，鬼最怕見到太陽的，所以兩個鬼就急忙離開了。星宿看看自己的身體，便產生疑問：「現在的這個身體是我嗎？不對呀！原屬我的部份都被那大鬼拆下吃掉了，那裡還有我；這個身體不是我嗎？卻又不對呀！因為我叫它怎麼動，它就能隨我之意而動。」他滿心的疑惑不解，於是逢人便問：「你看見了我的手足了嗎？」有一位比丘也被他這麼發問，那位比丘認為此人容易度化，於是向他說了二句偈：「本是他遺體，暫假和合用。」星

宿一聽，頓悟人身乃四大假合，實體之我不可得，乃去佛陀處請求出家，所以他的名字又叫「假和合」。他出家以後，都隨順佛法而修，從來不生顛倒想，所以被尊為「無倒錯第一」。

『周利槃陀伽』：這是梵音，義譯為「繼道」，他的哥哥名「周利」，義譯是「大道邊」。原來他們兄弟二人都是他母親在旅行途中所生，所以哥哥取名「大道邊」，而弟弟就取名為「繼道」。長大以後，哥哥周利先隨佛出家，接著周利槃陀伽也出家了。周利槃陀伽生來就很愚鈍，出家多年，對佛所說：「守口攝意身莫犯，如是行者得度世。」的半個偈都記不牢，他的哥哥周利常常責備他無知，甚至叫他還俗算了。他心內又焦急、又徬徨，在門外哭泣，不肯離去，世尊知道了，便教他只念「掃帚」二字就可以了。

他起初連「掃帚」兩字都記不住，但由於宿世善根深厚，精進不已。一面拿著掃帚掃地，一面不停地念「掃帚！掃帚！」有一天，忽然想到，掃帚可以掃去地上的污穢，如果心上有把掃帚，自然也可以掃去心上的污穢和身上的污穢，身、心都沒有了污穢，不就是「守口攝意身莫犯」了嗎？這麼一想竟然開悟了，因為他是由行持中開悟的，所以被尊為「義持第一」。

『難陀』：這是梵音，義譯則是「艷喜」，他是佛陀的親弟弟，不過是同父異母，是佛陀姨母波闍提夫人所生，他長大以後，娶了一位美女孫陀羅為妻。他本身也很英俊，具有三十種相好，與佛陀三十二相相差無幾，所以名「艷喜」。他也隨佛陀而出家修道。

當時有個著名的裸形外道，但對佛陀卻很敬仰。有一天在路上偶然遇見了難陀尊者，見難陀尊者容貌莊嚴，自歎地說：「短小比丘舍利弗，尚具有深智博學，使我辯他不過，像這位相貌堂堂的難陀，當然更難辯過他。」由此可見難陀尊者的威儀具足，所以被稱為「儀容第一」。

『阿難陀』：平常略稱為「阿難」，這是梵音，義譯「慶喜」。他是佛陀的堂弟即白飯王的第二子。當佛陀成道之日，舉國歡慶的時候，阿難尊者就出生了，所以取名為「慶喜」。又有一個名字叫「無染」，因他曾隨佛陀入天宮等處說法，心不為天上欲樂染著，所以又名「無染」。

二十歲時，隨佛出家，並作佛陀侍者，以迄佛陀入滅之時止，寸步不離，所以凡佛陀所說的法，他都能記憶著而一字不漏。後來佛陀入滅以後，上座部

佛弟子們結集佛典，都是由阿難尊者結集出來的。又者，佛住世時，姨母波闍提夫人等女人都跟佛陀學法，後來要求出家，佛陀不答應，是阿難尊者在佛陀前作保證，佛陀才答允女人也可以出家。所以今天的比丘尼對阿難尊者更應該恭敬才是。阿難尊者由於聽佛法最多，所以被尊為「多聞第一」。

『羅睺羅』：這是梵音，義譯是「覆障」。他是佛陀未出家前與耶輸陀羅夫人所生的兒子。他的名為什麼叫「覆障」呢？這有三種原因：

第一是障自：就是自己覆障自己，因為他在往世之時曾經塞住老鼠洞六年之久，使閉在洞內的老鼠六天不能出洞，所以感得他在母胎內六年不能出生的果報。

第二是障佛：佛陀十七歲時，因遊觀四門見生老病死，為著自己脫離苦海，也為著救度他人脫離苦海，早已存著出家修行了。父王卻不許他出家，他對父王說：「若我能得到不老、不病、不死這三事，我就不願出家，父王能保證我得到這三事嗎？」

淨飯王聽了很是為難，誰也不能保證誰不老、不病、不死。在莫可奈何的時候，只好說：「你若能替我生一個王孫，我就允許你出家。」據傳說，太子

聽了父親的話，用手指指了一下妻子耶輸陀羅的腹部，默默地祝禱說：「你應該快點懷孕生子。」耶輸陀羅夫人因而一驚，就覺得自己懷孕了，太子才得以如願出家。因佛陀被羅睺羅所障，不能早日出家，所以說他障佛。

關於太子指腹而孕的傳說，有人懷疑，這只能依佛法的唯心說來解釋，佛法中有「一切唯心造」，中國也有「精誠所至，金石為開。」的故事，所以心理作用是很大的。再說三界之中的眾生，懷孕的方式各不相同，如六欲界內的眾生，是必須行淫才可懷孕；而忉利天界內的眾生互相握手就可以懷孕；夜摩天界內的眾生只要相互一笑就可以懷孕。太子當時一念精誠祝禱，深達一切唯心之旨，所以能一指而孕。心理作用力量是很大的，例如趙子昂一心想要畫一幅馬圖，竟然自現馬身，這也是心理之所致。

第三障母：羅睺羅尊者在佛陀出家的第六年才出生。淨飯王疑媳婦耶輸陀羅不貞，憤怒異常，想要將她置於死地。耶輸陀羅自信清白，乃想抱著羅睺羅投火自盡。於是向空發誓說：「我若為非不貞，母子都被燒死而無憾。可是若此子真是太子所有，天當護佑我們母子。」說完就抱著羅睺羅向一個大火內跳

去，真的不可思議，當他們跳入大火的時候，火堆竟變為一朵青蓮，更有天人托住耶輸陀羅之身。淨飯大王這才深信不疑。所以說他障母。

羅睺羅很小就隨佛出家，是僧團中第一個小沙彌。他是修密行的，經上有說：「羅睺羅密行，唯佛能知之，餘者不知。」所以被尊為「密行第一」。

『憍梵波提』：這是梵音，義譯為「牛囉」。「囉」就是牛的反芻，就是將吃進肚內的草料，能倒出來再嚼細以後再吞下去的動作，由於他在過去世見一牙齒脫盡的老僧在念佛，他譏笑老僧的樣子如牛吃草，因為這一業力乃招致五百世做牛的苦報。這一世雖回復了人身而且出家證果，但餘報未盡，所以還有倒嚼的習氣，由這個故事可以看出對僧寶不敬的業報是很重的。

佛陀慈悲，恐世人看見他那異常的動作而生輕視譏笑，招致其他眾生的造業墮落，所以叫他經常住於天宮，受天人的供養，所以被尊為「天供第一」。

『賓頭盧頗羅墮』：這是梵音，「賓頭盧」是「不動」的意思；「頗羅墮」是「利根」的意思。「利根」是姓，「不動」是名。律藏中載有這麼一則故事：樹提長者，曾以旃檀鉢，放置在高竿頂上，對大眾說：「誰能以神力取下來，我便送給他。」他聽了即顯神通取下了那鉢。乃受到佛陀的呵責，不許他亂顯

神通惑眾，被罰此生不能入涅槃，留下此身應末世受供，使眾生種福田。所以現在若有人設齋供養僧寶時，這位尊者就會在冥中前來受供，令眾生得無盡的福報，所以被尊為「福田第一」。

『加留陀夷』：這是梵音，義譯為「黑光」，因為他身體粗黑而有光。因為他在宿世於佛前燃燈供佛的時候，因為裸著身體，所感得粗黑之報，但因為是燃燈供佛，所以仍感得全身發光的果報。因此凡在佛前燃燈、焚香、禮拜的人，切勿輕浮、草率，必須以恭敬謹慎的態度行之。

尊者身黑有光，夜行不必點燈，人人見了都很驚異，而且很害怕，所以佛陀禁止他夜行，以免眾生看了驚嚇。同時也禁止其他的弟子們也不得夜行，日落前必須歸返住處。他也是佛陀的使者，善於教化眾生，因此被尊為「教化第一」。

『摩訶劫賓那』：這是梵音，義譯為「房宿」，這是二十八星宿中的第四星宿。因為他的母親向這顆星宿祈禱而生他的。所以名之為「房宿」。尊者未出家前，一天於中途遇雨，就寄宿在一個製陶器的窯舍裡，佛陀知道他出家的因

緣成熟，所以當晚也去那窯舍中避雨，在那夜裡，佛就向他說法，他就皈依佛陀而出家。後證羅漢果位，在諸弟子中，有關星宿的知識特別豐富，所以被尊為「知星宿第一」。

『薄拘羅』：這是梵音，義譯為「善容」，尊者相貌端正，因而得名。原來他過去世喜行布施，他曾施捨一個訶黎勒果，就是「天主持來果」，這種水果可以治病，救了一位得病的高僧。所以他感到五不死的果報，五不死是：

第一、尊者初生之時，只是一個肉團，父母以為是怪物，就放在一個煎盤之中用火來煎烤，竟然不死。

第二、父母又將他放在一個湯鍋內來煮，也沒有死。

第三、父母將他放在水中，也淹不死他。

第四、他在水中漂流，被大魚吞入腹中不死。

第五、漁夫釣到大魚，用刀割開魚腹，見到肉團，又用刀剖開肉團又不死，漁夫就將他養大。又尊者往昔嚴持不殺生戒，所以感得九十一劫長壽。這一世，他就長壽一百六十歲，並證得阿羅漢果。為諸弟子中「壽命第一」。

『阿菴樓馱』：又名「阿那律陀」這是梵音，義譯為「無貪」。因為在過去

世發生饑荒時，他曾以自己所吃的稗子飯布施給一位辟支佛，因此感得七生天上為天王，七生人間為人王。並生生世世所求如意，資用充足，乃至九十一劫不受貧窮之苦。所以名之為「無貧」。

但尊者有一個癖病，就是貪睡，每當佛陀說法的時候，他卻昏昏入睡，佛陀曾經呵責他說：「咄！咄！何為睡？螺螄蚌蛤類，一睡一千年，不聞佛名字。」尊者被佛呵斥以後，便發憤圖強，精進不懈，不眠不休，經過七晝夜的苦修，雙目因而失明。佛陀知道以後，特施慈悲教導，令他修「樂見照明金剛三昧」，因而得天眼通，觀大千世界就同手中的菴摩羅果似的清楚。菴摩羅果是梵音，形如蘋果，果性清純，據說有治風溼症的功能。他即得天眼，對大千世界中一切事物實相，都能了然於心，所以被尊為「天眼第一」。

如是等諸大弟子

佛陀的大弟子是很多的，不能一一列出來，只能以這十六位為代表，所以用「如是等」。不過各大弟子中，這十六位道業的成就最傑出。各有專精的道業，且能輔助佛陀，為天人師範，負荷起弘化的任務，他們都具有大阿羅漢的

果位，所以被世人尊為十六聖。

并諸菩薩摩訶薩，文殊師利法王子，阿逸多菩薩，乾陀訶提菩薩，常精進菩薩，與如是等諸大菩薩。及釋提桓因等無量諸天大衆俱。

『并諸菩薩摩訶薩』：「并」和，「諸」許多二字是連接詞，是將上段所列的聲聞眾與本段所列的菩薩眾連接起來。有「和許多」的意思。

「菩薩摩訶薩」：「菩薩」是「菩提薩埵」的簡稱，義譯為「覺有情」。

「摩訶薩」義譯是「大菩薩」的意思。凡是上求佛道下渡眾生的人，都可以稱之為「菩薩」。

『文殊師利法王子』：是梵音，當釋迦牟尼佛在此娑婆世界成佛以後，「文殊師利」為了輔佐他而特以菩薩身示現。實際上他已圓斷見思、塵沙，無明三惑，智證了法身、般若、解脫三德，但即以菩薩身示現，為釋迦牟尼佛侍者。佛陀是法王，文殊菩薩繼承佛法，紹隆佛種，輔佛行化，就如同子繼承父業一樣，所以稱文殊師利為「法王子」。文殊師利菩薩的頭上有五個髮髻，以表大日的五智，他的手中常執著一把很鋒利的劍，以表示智慧，能斬斷一切惡法。

又常坐在獅子背上，這表示他智慧的猛利。他是一位普受佛弟子崇敬的大菩薩。所以列於第一位。

『阿逸多菩薩』：這是梵音，佛教徒都認為他就是「彌勒菩薩」。他現在住兜率天的彌勒內院，在那兒為天人說法。他已成就為補處菩薩，於當來世約五十六億七千萬年之後將接釋迦牟尼佛的佛位，為賢劫千佛中的第五佛。那時候彌勒菩薩就會下生人間，在華林園的龍華樹下成就佛道。在那兒只講三次經，要度釋迦牟尼佛正、像、末法時與佛法結緣未得解脫的眾生，就是出家人，受過五戒的，受過三皈依的，然後他就入涅槃了，所以被稱作「龍華三會」。這在「彌勒下生經」及「增壹阿含經」中有詳細的說明。

在梁武帝時有一個傳說，彌勒菩薩曾以傅大士的身份示現，當時的傅大士很受梁武帝的尊敬。在五代的時候，傳說又托於浙江省奉化縣，以布袋和尚示現，他的相貌生得大個子、大肚皮、大耳朵，臉上常露笑容，背上常負一布袋，逢人乞討，不論施主施什麼東西，他都向布袋中一塞。他曾作了一偈：「是非憎愛世偏多，仔細思量奈我何？寬卻肚皮須忍辱，豁開心地任從他。」當他要

臨終時，又說一偈：「彌勒真彌勒，分身千百億；時時示世人，世人自不識。」由這首偈中，明明說他自己是彌勒菩薩下生，只是世人有眼不識而已。這麼看來，彌勒菩薩在中國已數度出現，只是我們凡夫俗子，認不出彌勒的真面目而已。

『乾陀訶提菩薩』：是梵音，義譯「香象」或「不休息」。所謂「香象」是指一種青色的大象，身上能放出香氣。這位菩薩的身上也能放出香氣，如同香象一樣，所以名為「香象菩薩」。又說這位菩薩萬行度眾生，歷恆沙劫數而不休息，所以名為「不休息菩薩」。

『常精進菩薩』：在《寶積經》中有這樣的說明：「菩薩觀眾生沉於苦海，隨逐影護，其間一念不捨，不惜身命，勇猛精進，是名常精進菩薩。」這位菩薩不但自身修道精進，而其隨護眾生，竟做到「一念不捨」更是常精進不已，才名為「常精進菩薩」。在佛陀演說《阿彌陀經》的法會上，參與聽法的菩薩一定是很，本經不能一一列述，只能以這四位菩薩為代表人物而已，這在第一句「並諸菩薩摩訶薩」一語可以體會出來。下文也有「與如是等諸大菩薩」之句，前後兩句都證明聽法的菩薩很多。

『與如是等諸大菩薩』：這句是總結這段經文，意思除了這四位菩薩之外，尚有「諸大菩薩」也在法會中聽法。

『及釋提桓因等，無量諸天大眾俱』：「釋提桓因」是簡稱，舊譯為「釋迦提桓因陀羅」，新譯為「釋迦提婆因陀羅」，這都是梵音。若義譯「釋迦」譯為「能」；「提婆」譯為「天」；「因陀羅」譯為「主」或「帝」。合起來就是「能天主」或「能天帝」，也就是天主、天帝。但在須彌山山頂上，即是忉利天，也就是三十三天之主。我國稱「玉皇大帝」，也就是基督教所說的「天主」。

他過去是出生在印度摩揭陀國的婆羅門族，名「摩迦」，姓「喬尸迦」。曾與三十二友人發心修建迦葉佛破塔的基地，有此功德，所以生忉利天作天主，另外三十二人為小天王。印度人將「釋提桓因」視為最雄偉的大神。執掌人間的禍福。佛教徒認為他是佛教的護法。當佛陀宣說《阿彌陀經》時，這位天主也參與法會聽佛說法。

『無量諸天大眾俱』：這句話中的「無量諸天」，是指天帝之下的四天王

天。就是東方持國天，南方的增長天，西方的廣目天，北方的多聞天。同時也包括忉利天以上的夜摩天、兜率天、化樂天，自在天等四層天。並且包括色界、無色界的無量諸天，乃至十方諸天等都來與會聽法。釋迦牟尼佛在演說《阿彌陀經》時，有這麼多的聲聞、菩薩、諸天大眾前往聽法，希望修淨土法門而成就佛道。那末，我們只不過凡夫俗子，是惡業未除，善業未修的在纏眾生，當然更應把握每一個聽經、誦經的機緣，發歡喜心前往聽經、誦經，並發下大願往生淨土。若能信、願、行三成就，將來必定往生淨土無疑。「大眾俱」是指天眾以外的人眾，或阿修羅眾，甚至連地獄、餓鬼、畜生的眾生，都在佛光照射之中。

爾時佛告長老舍利弗。從是西方，過十萬億佛土，有世界名曰極樂，其土有佛，號阿彌陀，今現在說法。

『爾時』：在那個時候。

『佛告舍利弗』：佛告訴長老舍利弗。佛向來說法，都是先有人問了再說的，獨有這部《阿彌陀經》沒有人問，佛陀自己演說的，佛陀為什麼不請而說呢？

這是因為佛陀慈悲，眼看眾生太痛苦，而又根鈍障深，因淨土法門三根普攝，絕待圓融，不可思議，所謂「圓收圓超一切法門」，甚深難信，這樣的法門，佛陀必須找一位智慧很好的人說，因舍利弗乃佛的大弟子，智慧第一，舍利弗如能對淨土起信，則其他眾生也必因而生信，因此佛表面是告舍利弗一人，實則乃為告一切眾生。

『從是西方』：從我們這個娑婆世界，向西直去。

『過十萬億佛土』：經過十萬億佛國土。

『有世界名曰極樂』：另外有個世界，名叫極樂。

『其土有佛，號阿彌陀』：極樂世界有一尊佛，名號叫做阿彌陀佛。

『今現在說法』：釋迦牟尼佛在舍衛國演說《阿彌陀經》的同時，阿彌陀佛也正在西方極樂世界說法。

舍利弗！波土何故名為極樂？其國衆生，無有衆苦，但受諸樂，故名極樂

舍利弗呀！那一個國土為什麼要名為極樂呢？是因為那個國土內的眾生，

沒有一切痛苦，只是享受一切的快樂，所以才名叫極樂。

『其國眾生』：除了佛陀、等覺菩薩以及四果阿羅漢的緣覺、聲聞外，其他如天、人、阿修羅道、畜生道、餓鬼道、地獄道內的有情，都是「眾生數」。眾生必然是流轉生死之中，沒有眾生能夠例外，但是本經中的「其國眾生」，則橫截三界，頓超輪迴，不受多劫流轉生死之苦。這就是本經的不可思議和一般眾生之所以「難信」的地方。

『無有眾苦』：娑婆世界眾生具有「眾苦」，最普通說的，有八種苦，這個世界上的^人，無論是富貴可以敵國，權勢傾天下，或是貌似潘安、美如西施都免不了的。

第一種、「生苦」：就是一個人在母親肚裡的時候，氣悶得了不得，母親吃些熱的東西下去，就像在火山旁邊一樣熱，母親吃些冷的東西下去，就像在冰山旁一樣冷，母親吃飽了，又像有一座山壓下來一樣的重。等到要生的時候，像是有兩座山把他夾住了，硬在這兩座山中間鑽出來。那些痛苦說不盡，所以小兒生下來，總是哭啊！哭啊！

生下不久，因為各種防疫措施，要被注射許多藥物，那種針刺之苦，難以

忍受而哇哇大哭，哭聲是代表痛苦，笑是代表快樂，娑婆世界初生的嬰兒，除了釋迦牟尼佛沒有哭過以外，其他的人初生之時總是哭而不是笑。所以佛陀說生是苦。

第二種、「老苦」：人到老的時候，苦惱得很，眼睛看不明白，耳朵聽不清楚，牙齒脫落了，咬不動，要到什麼地方玩玩，腳又沒有力，走不動了，冷起來格外怕冷，熱起來格外怕熱，節氣交替的時候，又覺得腰酸背痛，這種苦那裡說得盡呢？

第三種、「病苦」：人在一生中，除了老苦以外，就是病苦，這病苦最能折磨人，俗語說：「好漢最怕病來磨。」無論鐵打的金剛之身，一旦生了病，就一無生氣。病可分為身病與心病兩種，身病是一切官能發生障礙，不論是眼病、耳病、鼻病、口腔病、四肢病、腹腔病，都痛苦得很，有些小病可以用藥物來治療，但有些大病如癌症，任何藥物也治不了，使人痛不欲生，真是苦得不得了。平時在社會上看到許多耀武揚威、氣燄高張、出人一等、不可一世的風雲人物，一旦病魔纏身，就變成一隻鬥敗的公雞或洩了氣的皮球一樣，精神

萎靡不振，形貌枯槁不堪，過去的英姿煥發，已如泡影雲煙，不復重見了。其次是心病，依現代話說就是心理不正常。科學給人類帶來了物質的享受，但心理健康卻遭受嚴重的損害，據心理學的說法，現代的每個人心理，多少都有點不健康，尤其青少年更為苦悶，在苦悶之餘只好用毒物來麻醉自己。甚至用自殺來作賤自己。由此可見，心病給人帶來的痛苦，不亞於身病。所以綜合每一個人的一生，都逃不過病苦的折磨。

第四種、「死苦」：死苦就是生命的結果，有的人因病而死，有的人被殺而死，有的人車禍而死，有的人自殺而死，有的人被水淹死、被火燒死。不論是什麼方式死，死的時候，不但痛苦無比，而且恐怖無比，沒有一個人願意而又高興去死，只有一種人，是佛教中修淨土的人，他們能在念佛聲中蒙阿彌陀佛接引去西方極樂世界，他們才斷氣，所以淨土法門是不死的法門。

第五種、「愛別離苦」：就是極恩愛的夫妻兒女，天天在一起，不肯離開一步，但為了求衣求食，要出遠門去了，或是碰到了刀、兵、水、旱各種災難，只得硬了心腸，各走各的路，那一種難分難捨的苦處，真是說不出，描不來的，又像要死的時候，那是不獨是恩愛情重的人要分別了，就是平時最愛的東西，

那一樣不要同它分開呢？所以人到了臨死的時候，往往流下眼淚來，都是因為捨不得丟開的緣故。

第六種、「怨憎會苦」：「怨」是彼此之間心理有不平、不滿、不高興，就會生「怨」。「憎」是彼此心理有妬、有嫉、有恨，就會生「憎」。人與人之間有了「怨憎」，已經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了，可是更痛苦的是，兩個彼此怨憎的人，又不得不共同生活在一起，這就痛苦之上更加痛苦了，譬如生了一個不肖的兒子，平時又不務正業，在外吃喝玩樂，偷雞摸狗，作盡了壞事，顏面無光，但又不能不與他同住一起，作父母的非常痛苦。又如夫妻二人反目，同床異夢，互相埋怨仇恨，但為了兒女又不能不相處一起，夫妻兩人不知多痛苦，再如同事間，感情不睦，相互攻擊，背後批評，但二人卻必須同一機關，甚至同一單位共事，不想見到的人，卻天天要見面，痛苦得很。

第七種、「求不得苦」：人的心理貪欲很重，祈求很多，做生意的人賺了一百萬，又想賺一千萬一億萬，貪求不已，做官的人今年升了一級一職，還想明年再升一級一職。青年男女看見對方非常可愛，一心想要追求，可是落花有

意，流水無情，或者是名花有主。人心慾望這麼大，能夠事事有求必應嗎？這是絕無可能的事，俗語說：「世間不如意，十常八九。」怎麼能事事如意呢？既不能事事如意，在相求的時候是苦，求不到的時候更苦，所以說是「求不得苦」。

第八種、「五陰熾盛苦」：五陰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。這是由梵語翻譯過來的名詞，舊譯為「五蘊」。五陰為什麼是苦呢？譬如眼睛看見了美色，就生出歡喜之心，貪戀不已，這貪戀之心就是苦，至于受、想、行、識都是心理作用。以「受」來說，任何人都希望所受的都是快樂而無痛苦，而且快樂越多越好，為了追求高度的快樂享受，真是用心良苦，所以「受」並不是樂是苦。其次是「想」，所謂「想」就是心理所起的念頭，今天想發財，明天想升官，後天想艷遇……許多的念頭此起彼落，但是到頭來，任何念頭都不能如意，所以「想」是苦。再其次是「行」，「行」就是心內有了某一個念頭以後，譬如說一個單相思的人，他想盡辦法要與對方接近，可是總想不出一個好辦法來，或者想出一個辦法，根本用不上，對方不接受，這種想的心理歷程就是「行」，也就是「苦」。至于「識」就是分別東西、事物的美、醜、善、惡。凡是美的、

善的就想如何去爭取；醜的、惡的就想如何去排除。可是要爭取的爭取不到，要排除的也排除不了。所以「識」是苦。因此這五陰熾盛都是苦。

但受諸樂

極樂世界沒有眾苦，相反地卻有諸樂，娑婆世界的苦說不盡，而極樂世界的樂也說不盡，所以才名「極樂」。

又舍利弗，極樂國土，七重欄楯，七重羅網，七重行樹，皆是四寶周匝圍繞，是故波國名為極樂。

佛又告訴舍利弗說：西方極樂世界種植一重行樹，就有一重欄杆，在每一重行樹、一重欄杆之上，各覆以一重羅網，如此連續七重，非常整齊美觀，這欄杆、羅網、行樹都是金、銀、瑠璃、玻瓈四寶合成的，而行樹之外周匝又以四寶圍繞，因為有這等殊勝，所以阿彌陀佛國土才名為「極樂」。

又舍利弗，極樂國土有七寶池，八功德水充滿其中，池底純以金沙布地，四邊階道，金、銀、瑠璃、玻瓈合成，上有樓閣，亦以金、

銀、瑠璃、玻瓈、碑碟、赤珠、瑪瑙而嚴飾之。

佛又告訴舍利弗說：西方極樂世界的寶池，是用金、銀、瑠璃、玻瓈、碑碟、瑪瑙等七種寶物合成的，寶池之中充滿了八功德水，池底是鋪滿金沙，四邊的階道是四種寶物合成的，池的上面還有樓閣，那樓閣也是用七寶來莊嚴、裝飾的。

什麼叫八功德水：

一者、澄淨：澄澈潔淨，沒有任何污物混淆其間。和娑婆世界的水有著各種污物混雜完全不同，現在工商業發達，所有的水無論是池水、河水、海水都被污染，連飲用的清潔水都成問題。

二者、清冷：就是清湛涼冷，因為極樂世界沒有春、夏、秋、冬之分，也沒有颱風、西北冷風的吹襲，所以八功德池內的水，能保持一定的溫度，使人接觸以後，只有清心涼爽的喜樂，而沒有娑婆世界水質忽冷忽熱的不同苦受。

三者、甘美：就是甘甜香美。極樂世界的水味含在口中有著甘甜香美的味道，可以隨時飲用，不若娑婆世界的水這麼苦澀，臭腐難聞，而且水中充滿了雜質和細菌，根本就不能隨便飲用。

四者、輕軟：就是輕揚柔軟。極樂世界寶池中的水是「摩尼」水，是如意珠王所生成，所以輕揚柔軟。

五者、潤澤：就是潤滑光澤。因為極樂世界的水，是由如意珠王所生，如意珠有很燦爛的光芒，而且又很細潤滑溜，無論觀看也好，觸膚也好，都有一種極樂的感受。

六者、安和：就是安靜和暢。微風吹動池水還能出微妙音聲、演說苦、空、無常、無我四法和六波羅蜜的修法，使人聽了生歡喜心。

七者、除饑渴：不但能止渴，還能防饑。娑婆世界的水只能止渴，而不能療饑，沒有人只飲白開水而能生存。

八者、長養善根：能長期培養善業功德，就是喝了這種水，或是在這種水裏洗澡，可以增加人的善根，使得人人身體安樂，心思清淨。

自佛陀說明極樂世界有七重欄楯起，以至樓閣止，都是用寶物做成的，這表示極樂世界的無盡莊嚴，是往生修道的好地方。或者有人會質疑說：「儒教中的修道聖賢中，多以祛除物質的享受而修道，如堯帝處茅茨、禹王卑宮殿、

顏回居陋巷，這些古聖先賢，祇貴德學的修善，而不重生活的裝飾，為什麼佛家的西方聖賢，竟貪圖華麗而只崇外觀、不尚內學呢？」

要答覆這一質疑並不困難。這屬於眾生心理學問題，蓋眾生心理不一，要引其入道也應該多途，儒家提倡不重視物質生活的追求，只求德操的成就，這一方法佛教更徹底。如禪宗中的一些行者，終生只有一鉢、一衣、一履沒有其他的物累了。有些的行者尚畜有一針、一線，冬天用來縫補，到了夏天則予捨棄，連一針、一線都怕受連累。至於所居，他們不但不要茅茨、卑下的宮殿和陋巷，他們只是居於塚間、樹下，而且每居塚間、樹下也只有一宿，連續住二宿都不肯，為什麼呢？因為怕住久了會生貪戀。所以修無為法門，佛家比儒家更徹底得多。但這種方法只能度高智慧的眾生，對於智慧較低，善根較少的眾生是沒有用的。所以儒家除了堯、禹、顏回等幾個聖賢之外，就沒有再多的後繼之人了。

佛陀是一位具有大智慧的聖人，他非常瞭解大多數眾生無法免於物質莊嚴的生活追求，所謂「先以欲鉤牽，後令人佛智。」這種方法就不是儒家所能及，也不是一般所能知。各位如果不信，可由蓮宗三祖承遠大師一生勤念佛號的行

誼可以得知。

承遠大師出生於唐睿宗太極元年（西元七一二），在什麼年歲出家，則難以考證。他一生專修淨土念佛，淨居在玉泉山西南的一處岩洞中，終日禪坐，功課完畢，就砍柴負薪，躬勤勞作以自活，但若有人供養飲食之物，也不拒絕。若是沒有東西吃的時候，就找一種「觀音土」果腹，忘形棄表，所以不免有予人苦形垢面的感受，但他自己卻處之泰然。

若人前往請教佛法，便總是一句「專心念佛」，餘不多言。因他專心念佛，德名外播，當時有些佛弟子乃運送木石等建築材料及布帛等物，為他建造一處岩戶，並取名為「彌陀寺」。他將信徒供養的布帛等物，悉數布施給附近貧病饑餓中的平民。貞元十八年（西元八〇二）七月十九日，于寺中坐化，享年九十一歲。大師的慈悲，完全是實踐佛陀所示慈、悲、喜、捨等四無量心，這種民吾同胞，物吾與也的修道精神，又豈是堯、禹、顏回等聖賢所能及。當承遠大師在生的時候，蓮宗四祖法照大師，原居廬山念佛，他在禪定中曾遊極樂世界，見到一位蔽衣侍者站立在阿彌陀佛身邊。阿彌陀佛告訴四祖說：「這是衡

山彌陀寺的承遠，你回去以後可前往求教。」

法照大師出定後，立刻起身前往衡山「彌陀寺」拜見承遠大師，承受一心念佛的法門，傳教四方，努力的弘揚念佛的淨土法門。至唐代宗時，法照大師受封為國師，並命其所住之寺為「般舟道場」。

承遠大師圓寂以後，唐代學者柳宗元曾為他題詞立碑，而法照師即被尊為蓮宗第四代祖師。唐代宗大曆二年（西元七六八）時，他居住在衡州的雲峰寺，精勤念佛。有一天在僧堂用膳，看到僧堂的大粥鉢內，現出五色祥雲，雲內並出現山寺，寺的東北有山，山下有小澗，澗的北面有個石門，石門之內還有一寺，寺前有「大聖竹林寺」的匾額。

過了幾天，他又在粥鉢中看見彩雲，雲內出現好幾處寺院，有池台樓觀，菩薩大眾，安住其中。他將所見到的一切情況去詢問同道，有一位老僧聽了說：「照你所敘述的山川形勢，好像是五台山。」

大曆四年，法照大師在衡州的湖東寺開五會念佛道場，又感得祥雲瀰漫空中，現出了西方極樂世界的樓閣，並現阿彌陀佛及觀音、勢至二位菩薩聖像，身形遍滿虛空。當時衡州的百姓都看到了，大家焚香禮拜，過了很久才滅去。

事後法照大師遇到一位老人對他說：「你曾發願要到五台山朝聖，為何中途而止？」說完，老人就不見了，法照大師乃決心與同道數人前往五台山朝聖。

大曆五年四月六日，到了五台縣的「佛光寺」，當夜四更時分，見有光明照射，他向前走了五十里，見了一山，下有澗水，澗北有一石門，二童子站在門外，自稱善財與難陀，他們引法照大師一行入寺，見寺額有「大聖竹林寺」，這一切的一切，與他當年在粥鉢中所見，完全一樣，寺內有金地、寶樹，登上殿堂，見文殊菩薩在西面，普賢菩薩在東面，各坐獅子座上，下面大眾圍繞，二菩薩正在說法。法照大師匍匐於地向菩薩作禮說：「末代凡夫，知識陋劣，障垢甚深，佛性無由顯現，修何種法門，最為重要？」

文殊菩薩說：「一切法門，無過於念佛、供養三寶，福慧雙修。我於往昔，因觀佛、念佛、供佛，得一切種智，一切諸法，般若禪定，皆從念佛而生。念佛是諸法之王。」

法照大師說：「念那一位佛？」

文殊菩薩說：「在此西方，有阿彌陀佛，彼佛願力，不可思議，你當念佛

佛，不可間斷，命終決定往生。」語畢，二位大菩薩同時摩法照大師之頂，並說：「你因修行清淨，不久即登無上菩提，回去對善眾男女，宣揚念佛利益。」法照大師承旨以後，即行拜退，二童子送出門外，再一抬頭，則寺院、童子皆不見了，法照大師就撿了些石頭在那裡做個標記。四月十三日，法照大師再會同五十餘位僧眾同行金剛窟，虔心禮拜，唱念三十五佛名號，才念到第十遍，忽見窟內頓時現出廣大嚴淨的瑠璃宮殿，文殊、普賢二位菩薩同在一處。

法照大師乃單獨一人進入金剛窟中，由一梵僧名「佛陀波利」那就是覺護尊者，引他到一院中，抬頭看見門額上懸著「金剛般若寺」的匾額，異寶莊嚴，光明閃爍，如是妙景難以言語說明。法照大師看見了這麼多的靈異景象，退出以後並未向他人道及。

他出窟那年的十二月間，在「華嚴寺」入念佛道場，決定禁食，以求往生淨土。如此延到第七日的初更時分，於一心念佛時中，忽然見一位梵僧臨前，並對法照大師說：「你在五台山所見的景界，為什麼不向他人傳說呢？若加以傳說的話，不是可以廣招信眾修學淨土嗎？」說完，那位梵僧即隱身不見。第二天正念佛入定之中，又見那位梵僧出現，對法照大師說同樣的話。此時法照

大師告訴梵僧道：「不是我不肯向大家說出金剛窟的莊嚴妙境，是擔心向大家說了，大家不肯相信，反而生出疑謗。」梵僧說：「大聖文殊菩薩尚且不怕受謗，你又何必生疑呢？你又何必如此擔心呢？你儘管向大眾宣告，一定能使聽到的人發菩提心，精修淨土，速成佛道。」受了梵僧如此囑咐以後，法照大師便將定中所見一切妙境予於筆記並傳之於世。

大曆六年，法照大師又和「華嚴寺」的一些僧眾，再去五台山前次立石作標記的金剛窟地方，大家正在瞻仰聖跡之時，忽然聽到了嘹亮的鐘聲，自空中傳來，大家聽了非常驚異，至此，大家才相信法照大師所言不虛。自此之後，眾僧乃向各處募化，在法照大師立石之處建了一座「竹林寺」。法照於寺中更為精進念佛。于念佛禪定中，忽然又看見梵僧「佛陀波利」前來，對他說：「你的蓮華已經成就，再過三年蓮花即開。」到了大曆九年，也就是梵僧所說的「三年」之後，法照大師乃對大眾說：「我將西去，請大家為我念佛。」說完端坐念佛而化，成就了他一生念佛往生淨土的心願。由法照大師親身經歷的故事，可以相信淨土充滿了諸寶莊嚴，而一心念佛，絕對可以往生淨土。

池中蓮華，大如車輪。青色青光、黃色黃光、赤色赤光、白色白光，微妙香潔。舍利弗！極樂國土，成就如是功德莊嚴。

七寶池內的蓮花，有車輪那樣大，青色的蓮花會放出青色的光，黃色的蓮花會放出黃色的光來，紅色的蓮花會放出紅色的光來，白色的蓮花會放出白色的光來。並且這蓮花很好、很香、很潔淨的。佛又告訴舍利弗說：西方極樂世界，像上邊所說的欄楯、羅網、行樹、寶池、樓閣、蓮花等，種種莊嚴，非常好看，這都是阿彌陀佛的大悲！大願！大行！無量功德之所成的。

極樂世界寶池中的蓮花大小，是依眾生念佛的德業大小而大小，凡是一旦生信、發願念佛的人，七寶池即生出蓮花一朵，有十個人念佛，就生出十朵蓮花，有百千萬億個念佛，就會生出百千萬億朵蓮花來，念佛的人越精進，蓮花越開越大，念佛的人如果越來越懈怠，那蓮花越來變得越小，如果有一天，這念佛人不念了，他的那朵蓮花也就乾枯消失掉了。

修淨土念佛的人，不但要念佛，最好能發大心、以大聲念佛。如果念佛之聲充滿虛空，普被一切眾生，那就更理想了。學修淨土依淨土三經所說，大別為二種，其一是念佛，其二是觀想。念佛固然重要，觀想也很重要，譬如說在

禮佛的時候，可觀想此身正處蓮花中作禮，佛也在蓮花座受我禮教；若念佛時，就觀想自己身在蓮花結跏趺坐，佛也在蓮華中接引於我，然後一心持名，隨佛後而往生極樂國。

佛陀為什麼將蓮華比擬為車輪呢？因為車輪是圓的，我們做人要圓融無缺，車輪有轉動的作用，蓮花這一轉可使眾生橫超三界，不墮六道，車輪有飛行的意義，凡念佛德業成就的人，在臨命終時，蓮台就會立即現於其前，接引他很快地往生極樂世界。所以將蓮華比擬車輪。

又舍利弗，波佛國土，常作天樂，黃金為地，晝夜六時，雨天曼陀羅華，其土衆生，常以清旦，各以衣械盛衆妙華，供養他方十萬億佛，即以食時遷到本國，飯食經行，舍利弗，極樂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。

佛又告訴舍利弗說：西方極樂世界，常常有很好聽的天樂，地是黃金，不是泥土的，晝夜六時就是佛經裡常說的：初日分（早晨）中日分（中午）後日分（下午），初夜分（黃昏）中夜分（半夜）後夜分（四五更），也就是日間

六個時辰，夜間六個時辰，天上常常不停的落華下來，這是曼陀羅華，很香很漂亮。生在西方極樂世界的眾生，常常在清早的時候，每個人都拿衣祇裝了許多很好的華，拿去供養各方世界的許多佛，到吃早飯的時間，就能回到西方極樂世界，吃完了早飯，就經行。（經行第一是直行，就是選擇一條挺直的道路來回直行。不要轉彎抹角，如果沒有挺直的道路，而只有彎路時，心中要存直路之相，隨相而直行。第二是繞行，如右繞佛殿、寶塔、佛像而行，一面經行，一面想佛、觀佛、念佛，經行的功德就更大了，經行的步伐要不慢，但也不能太快，保持一定的速度與步伐，「經行」的目的有二：第一為了治療疾病。有些疾病不能長久臥床，必須起床運動，對療病才有益處。第二就是消化食物，吃飽以後，能稍微走動，可以幫助消化。極樂世界既無病苦，又無飽食難消之相，他們經行非為療病，也不是為了消化，而是在修念佛功德。所以極樂世界眾生的「經行」是為了調「心」，而不是調「身」。）

佛又告訴舍利弗說：西方極樂世界，像上邊所說的，常作天樂，黃金為地，雨天曼陀羅華，眾生都有神足通等種種好處，都是阿彌陀佛無量的願行功德所成的。

為什麼極樂世界眾生能以這麼短的時間，去供養這麼多的佛呢？這是因為極樂世界的眾生都具有神通力，而眾生的神通力，都是阿彌陀佛大願感成的，如《無量壽經》中阿彌陀佛四十八願中說：

五、設我得佛，國中天人，不識宿命，下至知百千億那由他諸劫事者，不取正覺。

六、設我得佛，國中天人，不得天眼，下至見百千億那由他諸佛國者，不取正覺。

七、設我得佛，國中天人，不得天耳，下至聞百千億那由他諸佛國者，不悉受持者，不取正覺。

八、設我得佛，國中天人，不得見他心智，下至知百千億那由他諸佛國中眾生心念者，不取正覺。

九、設我得佛，國中天人，不得神足，於一念頃，下至不能超過百千億那由他諸佛國者，不取正覺。以上共有五神通，極樂眾生都由阿彌陀佛的大願成就了，唯缺「漏盡通」，因為得漏盡通必須證得漏盡智。證得漏盡智即入於

涅槃了。極樂世界眾生顯然還沒證得漏盡通。但神足通已成就了。

娑婆世界，一天三餐，食前要購買、燒煮，吃過後還要清洗處理，「吃飯」成了我們最麻煩一件事，俗語說：「民以食為天。」不吃飯又不行，因為沒有力氣做事。但在極樂世界，想吃什麼，就有什麼出現在你面前，而且份量也不少，裝東西的碗盤，有金碗、銀碗、乃至白玉紫金碗等，種種都是隨意而成的，吃過了，自然會化去的，等到下次要吃的時候，又會來了，也不要人去收拾。不吃也不會饑餓，多吃也不會飽脹，真的是逍遙自在。

前面曾談到「六神通」，有許多的人對佛教的神通存懷疑的態度。尤其是科學家不相信，心理學家也只承認第六感。但神通是確實有的。不過，佛陀不提倡佛弟子修神通，以免引起他人的誤解。

四十八願第五願文宿命通，明白的告訴我們，自知無量劫時宿命。阿羅漢得宿命通，知五百世。此處是說國中天人，沒有說「上品上生有這能力，中品以下沒有。」換句話說，只要下下品往生，也真知無量劫時宿命，一般講這是七地以上的菩薩才有能力，何況他是真正的無量，不是有量的無量，講無量的無量，七地菩薩還做不到，像這些地方，我們要很冷靜細細去想想。自己在無

量劫，生生世世所造的善惡，自己都曉得，心就像一面鏡子一樣，全部照見，不要特地地想「過去生，再過去一生……」，阿羅漢要特地去想，他也只能想五百世，五百世再過去，他想也想不出來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人的神力不可思議，不必想，都在面前照見。

第六願文天眼通，天眼不可思議，無量無邊諸佛剎土一個都不漏，這樣的經文給別人看，誰能相信？菩薩看到都搖頭不相信，這有什麼法子。我們聽了能相信，那就奇怪了，這是怪事。你怎麼會相信？要不是經上講，我們實在想不出道理。經上說，你過去生中，無量劫來種植的善根深厚，過去生中曾經供養無量無邊諸佛如來，現前蒙諸佛冥冥中加持，你聽了生歡喜心，不懷疑，肯相信。是這麼一個原因。聽了不能相信，那是很正常的現象，不足為奇。因為他沒有這麼深厚的善根，佛雖然想加持也加不上，他有業障障礙住。的確有大福德的人才肯念佛。福德不夠的人不會念佛。

第七願文天耳通，十方三世無量無邊諸佛剎土裡一切眾生，他都看到，都聽到。所以念佛人要記住，你起心動念，一舉一動，有多少人在看你。不要以

為沒有人看到，要是以為沒有人看到，那你對這部經就不相信。果然相信，你的一舉一動，一言一行，不能不注意。

第八願文見他心智通，「華嚴經」裡講二十重華藏世界，娑婆跟極樂同在第十三層，距離很近，此地說「百千億那由他諸佛國中眾生心念」，我們才十萬億佛剎，算什麼！我們在這裡起心動念，你想想看，他們都知道。我們讀到這一願，要有警覺心，自己起心動念沒有一個人不知道，瞞世間人容易，瞞鬼神都不容易。現在再看西方極樂世界有多少人，算不清！經上講，這麼多人都在看著你，聽你的，你起心動念他們都知道。所以「一念相應」，這「相應」兩個字，你就曉得多難。我們今天雖然念佛、念經，還是鉤心鬥角，還是張家長、李家短，是非人我，貪瞋痴慢，這是造業。西方世界人看見了，你不能往生！無量劫來生生世世在念，都去不了。什麼原因？就是口裡念佛，心裡計較，一樁也放不下。這是你這一生念佛不能往生的原因。等來生再說。來生是不是能得人身，是不是能再遇到念佛法緣？不太可靠，不曉得要到那一生再得人身，再遇到像今天一樣的善緣。我們過去生中像這樣的機會，不知錯過多少次，要是沒有錯過，早到西方極樂世界作佛了，那裡還會坐在此地？這是生生世世把

機會錯過。怎麼錯過的？就是念佛還打妄想，生活中還有是非人我。

第九願文神足通，盡虛空遍法界一切眾生都是彌陀願海所攝，一個都不捨，我們如果在日常生活中，處世待人接物，輕慢一個念佛人，侮辱一個念佛人，障礙一個念佛人，都是跟阿彌陀佛作對頭，你念阿彌陀佛，破壞別人的法身慧命，障礙別人這一生不能成佛，這個罪過不得了，比殺人的罪過還重，殺人是斷人身命，身命斷了，過四十九天就投胎他又得生，又來做人了，可是斷人法身慧命的罪過很重，慧命斷了，不知那一生那一劫，才再遇到這個機會。所以一般人障礙人學佛，特別是障礙人念佛求生淨土，這個罪過非常重，沒法子講，講了那些人也不相信。

我們有神足通，所以西方世界的眾生，才有能力每一天去拜訪十方無量無邊的眾生。供養佛的福報很大，他有能力天天去拜佛，天天去供佛。同時，這一願我們凡夫聽了很歡喜，因為我們娑婆世界有很多家親眷屬，到了西方極樂世界才知道，我們真有能力照顧他們，不管他們在那一道，自己都知道，天眼洞視、天耳徹聽、他心智通，只要他們機緣成熟，我們就伸出援手。所以你想

要照顧你的家親眷屬，說老實話，不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決定沒有能力照顧，如果你真的愛一個人，愛你的家人，你們要互相鼓勵，每一個人都念佛，求生西方極樂世界，等到我們這一世的壽命終了，我們都去阿彌陀佛那裡，這時就可說永遠在一起，永遠不分離，因為阿彌陀佛國，壽命是無量壽，壽命有多長呢？經上說無法計算，這真是天文數字。我們活在世上最多最長也不會超過一百歲，所以最愚痴的人，也會求生西方極樂世界。

後漢明帝因夢金人，所以在永平十年派蔡愔等人去西天取經，走到西域地方，遇見了迦葉摩騰和竺法蘭二位大師，也蒐集到許多經像。蔡愔就將經像由白馬馱著，隨同二位大師來到洛陽。明帝召見他們，在洛陽建了一座白馬寺，將二位大師安住下來，並請他們翻譯經典。

在明帝永平年間，有位做江州縣令的張道陵，他棄官隱居起來，並入江西的龍虎山習煉丹符咒之術，跟從他學道的人很多。張道陵死了以後，他兒子張衡傳他的道，更加地發展開來，成了中國本土的唯一宗教。這個宗教與佛教的傳人，幾乎同一時期，說來真是因緣巧合。

道教界的人士看到明帝對二個外來僧如此的厚待，內心不無妒忌，道士是

學神仙之術的，他們認為自己有神通，其中有褚善信等一千二百人，上表朝廷，要求與二位外來僧鬥法比神通。

明帝乃召見尚書宋庠，商定於元月十五日令所有道士集中白馬寺，然後在南門搭起三座法壇，將道士的經典放在西壇上面，儒家諸弟子百家的經典放在中壇上面，祭祀的供品則放在東壇上面。在白馬寺的西門也搭了一壇，將佛陀的舍利、經、像放在其中。

一切安頓以後，首先是竺法蘭與道士們辯論。竺法蘭以佛法的「因明學」三支比量法戰勝了道士，使道士們理屈詞窮。接著是迦葉摩騰與道士們比神通了。迦葉摩騰已證六神通成了羅漢果，他縱身一躍，坐在虛空中的蓮座，化身千百，天華紛落，充滿虛空，天樂齊鳴，煞是奇特。佛陀的舍利也放出五色光明，照耀整個會場。這時候道士們的仙術失靈了，他們升上天空，卻立即掉了下來，想步行水面，又沉了下去，一點法術都沒有。在場的明帝看到他們這種尷尬場面，知道道士們的仙術敵不了佛法的神通。最後只有考驗雙方的經典了，明帝命令三壇放火燒經，火光熊熊而起，道士繞著法壇作法說：「當今皇帝信

了邪教，因此請出真經，用火考驗，敬請天尊、大仙，顯聖保經。」那知道霎時之間，所有道經化為灰燼，隨風飄舞，而西壇上的佛經，雖然也是火光熊熊，但火熄之後，佛經安然無恙，一無損壞，那時的褚善信、費叔道等道長，看到道教的仙術徹底失敗，當場氣死了。其餘如呂惠通等六百多位道士受太傅張衍的勸告，都皈依了佛教，同時還有司空劉峻等官員二百六十人，後宮有陰夫人王健予以及宮娥、彩女一百九十人和洛陽城內外的學者名流庶民人等三百九十一人，共一千四百多人，有的求皈依，有的求戒，有的發心出家。凡出家者，明帝親為他們執刀剃度。

因出家眾多，無處可以收容，明帝乃撥宮殿十間，以為棲身修道之所。其中城外七間居男眾，城市三間居女眾，自此以後，佛法便在中國發展開來。迦葉摩騰、竺法蘭二人，成為中國佛教的開山祖師。

至唐代，太宗遊洛陽，登焚經台，寫了一首詩來紀念那一次的情況，詩說「門徑蕭蕭長綠苔，一回登此一徘徊，青牛謾說函闕去，白馬親從印度來，確定是非憑烈燄，要分真偽築高台，春風也解嫌狼藉，吹盡當年道士灰。」這首詩為中國佛、道神通、神仙之術留下了評判。

渡次，舍利弗，波國常有種種奇妙雜色之鳥，白鶴、孔雀、鸚鵡、舍利、迦陵頻伽、共命之鳥。是諸衆鳥，晝夜六時，出和雅音，其音演暢五根、五力、七菩提分，八聖道分，如是等法。

佛又說：舍利弗，那西方極樂世界，常常有各色各樣，很希奇、很可愛、很好看的鳥，像白鶴、孔雀、鸚鵡、舍利、迦陵頻伽、共命之鳥等，這些眾鳥晝三時、夜三時不停的發出聲音，單獨鳴叫很好聽，諸鳥齊鳴也很好聽，它們這些鳥所發出來的聲音，都是演說著許多佛法的道理，演說「五根」：

一、信根：就是深信極樂世界真實不虛，深信發願念佛，念到一心不亂時，臨命終時，必定往生極樂世界。

二、進根：依真理起修，依道法而行，朝夕念佛，精進不已。

三、念根：以修淨土的行者來說，「念根」就是心向彌陀，誦念佛號，念念不忘，早成佛道。

四、定根：念佛的行者，一心念佛，使心止於「彌陀」，攝心不散，有了這種定力，再加上極樂世界各種助道因緣，成就必然更為迅速。

五、慧根：能定者必能發慧，慧發以後，正觀現前，自性常照，內外洞明，真理彰顯，即不為外境所遷了。

「五力」就是前面的五根增長以後，能發出大力，所以名為五力，分開來說就是：

一、信力：就是信根增長以後所生之力。這時的信心堅固，對極樂世界與阿彌陀佛的信心永不動搖。

二、進力：就是進根增長以後所生之力，這時能勇猛精進，不樂著於極樂世界現狀，此心更不退轉。

三、念力：就是念根增長以後所生之力。這時一心稱名，安住淨土，成就正念。此心妄念不生。

四、定力：就是定根增長以後所生之力，這時心不散亂，加入禪定，能破一切邪思，此心如如不動。

五、慧力：就是慧根增長以後所生之力。這時觀慧了照，善惡不生，物我兩忘，即心作佛，即心是佛。

『七菩提分』：又名「七覺支」。什麼是「七覺支」：

一、擇法覺支：「擇」是選擇的意思，選擇一個正信的佛教來作自己宗教信仰，是智慧覺知的表現。然而學佛道有八萬四千法門，選擇易行、易學而功大的念佛法門，生大歡喜，依教奉行，一心念佛，往生淨土，這也是智慧的選擇。

二、精進覺支：就是既經智慧揀擇了淨土的念佛法門，就應該勇猛精進不已。精進能治懈怠，能加速成就往生功德。往生淨土，仍得精進不已，加速成佛。

三、喜覺支：既經精進念佛，心得善法，心生大歡喜。往生淨土的眾生最大的歡喜，就是成就佛道。

四、除覺支：就是除滅諸見煩惱，斷絕虛偽妄想，對真正善根能善加維護而不使有損害。

五、捨覺支：「捨」就是捨棄一切塵勞繫縛，甚至所見、所念的境界也要捨棄，唯有捨才能清淨。修淨土的人，更要捨棄這濁惡的穢土，萬緣放下，一心專求往生極樂世界。

六、定覺支：就是使心定於一境而不散亂，於禪定之中，三昧現前，能明善惡，不為物遷，不為欲使。

七、念覺支：終日念佛，念至念而無念，一心不亂，明記定，慧而不忘，一心向佛，無他雜念。

行者行這七法的時候，於念佛時若忽然覺得心浮動而不安，即可用除覺支、捨覺支、定覺支來對治，若念佛念到此心沉悶的時候，即可用擇覺支、精進覺支、喜覺支來對治；念佛時要能念出定、慧，有定有慧，才不會退失念心，也不會發生沉悶，更不會雜念叢生。

『八聖道分』：又名「八正道」，這是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悟道時，與四聖諦同時成立的佛教根本教義。八正道是：

一、正見：對苦、集、滅、道四聖諦之理要具有明白而正確的見解。這正見成為八正道的主體，修淨土念佛的人，是為期能往生極樂世界，頓超三界，了生脫死，成就佛道，必須具有這樣的正見，念佛才能精進。

二、正思惟：既明白四諦之理，尚且要不斷地思惟其義，使自己的真智增長，以無漏之心為體。修淨土的人，除了一心念佛之外，尚需思惟念佛的意義，

觀想極樂世界莊嚴功德，定、慧雙修，福德因緣成就更快。

三、正語：以真智修口業，不說一切無理、無意義的話語，以無漏之我為體。學淨土的人，每天一句佛號不離口，即使與人見面打招呼，也是以一句「阿彌陀佛」代之，若能如此，則口之所出，盡是正語。

四、正業：以真智除祛此身的一切邪業，使此身住於清淨業中，也是以無漏之戒為體，學淨土的人，以念佛為口業，以觀佛為意業，以禮佛為身業，身、口、意三業不離於佛，即是正業。

五、正命：以清淨的身、口、意三業，順於正法以活命，離五種邪活，五邪活是詐現異相——於世俗人前詐現奇特之相，以求利養；自說功能——誇說自己的功能廣大，以求利養；占相吉凶——學占卜看相，判斷他人的吉凶禍福，以求利養；高聲現威——大言壯語，表現自己威勢，以求利養；以利說動人心——別人得利則對此人稱說，此人得利則于他人稱說，以求利養。學淨土的人，必須淡薄名聞利養，不以非道而求活命，要從事正當的職業。

六、正精進：精是不雜；進是不退，努力修行，但不修無益苦行，如古印

度之自餓外道。學淨土的人，二六時中，一心念佛，勤求往生極樂世界。

七、正念：以真智慧繫念於正道而一無邪念，學淨土的人，專念「阿彌陀佛」，不但口念，更要心念，念到一心不亂，妄念不生即成正念。

八、正定：把這個心，常常安住在這個本來所修的道理上邊，一些沒有搖動。

其土眾生，聞是音已，皆悉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。

這其中的「其土眾生」是指淨土眾生。「聞是音已」者，是聞聽了極樂世界眾鳥所演暢的五根、五力、七菩提分、八聖道，以及四念處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等三十七道品的法音。

『念佛』是有功德的，娑婆世界眾生念佛，其功德就是往生極樂世界；極樂世界眾生念佛，其功德就是成就佛道。為什麼念佛有功德呢？因為佛名兩足尊。福具足、慧具足，所以是兩足。佛具的「福」，是三十二相、八十隨形好，自己具有無量福，無需再待外求，相反地，佛能以自己之福去福利一切眾生，所以眾生念佛即能得「福」；佛具的「慧」，是明諸法實相，得四無礙，通達

徹照，具光明無量。佛能以其光明照耀眾生，開示妙法，所以眾生念佛即能得「慧」。有福有慧才能了生脫死。

『念法』是有功德的，法是諸佛所說，依佛法而修，即可轉迷成悟，離一切欲覺，解脫生死，具有超凡入聖的功德。

『念僧』是有功德的，『僧』是人天師表，眾生道範，所以念僧可以見賢思齊，有成就自己道業的功德。

佛、法、僧是為三寶，所謂「寶」者，是稀有難得的意思。佛世難值、佛法難聞、僧是善知識難遇，所以稱之為「寶」。凡崇敬、供養、親近三寶者，娑婆世界眾生能離苦得樂；極樂世界眾生能速成佛道。所以都要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。

舍利弗！汝勿謂此鳥實是罪報所生。所以者何？波佛國土無三惡道。舍利弗！其佛國土，尚無惡道之名，何況有實。是諸衆鳥，皆是阿彌陀佛欲令法音宣流，變化所作。舍利弗！波佛國土，微風吹動諸寶行樹及寶羅網，出微妙音，譬如百千種樂同時俱作。聞是音

者，自然皆生念佛、念法、念僧之心。舍利弗！其佛國土，成就如是功德莊嚴。

佛又告訴舍利弗說：你不可以說這些鳥，是因為做人的時候，造了罪，所以受這種投做畜生的苦報應的，為什麼不可以這樣說呢？因為那西方極樂世界，沒有畜生、餓鬼、地獄三種惡道的。舍利弗，那西方極樂世界，惡道的名目，尚且沒有，何況有實在的惡道，那是更加不會有的，這許多鳥都是阿彌陀佛，要使得佛法的音聲，宣布出來，流通開來，所變化出來的。舍利弗，西方極樂世界，有微細輕和的風，吹動了寶樹及寶羅網，這些寶樹及寶羅網就會發出無量的妙音，像有幾百幾千種的樂器，同一個時候，同時演奏，聽了這種聲音的人，自然而然都會生出想念佛、念法、念僧的心來。佛又告訴舍利弗說：西方極樂世界各種鳥及寶樹、寶羅網都會發出說法的聲音，使聽到這種妙音的人，都會生出想念佛、念法、念僧的心來，這是阿彌陀佛成就的功德，使極樂世界更莊嚴。

舍利弗！於汝意云何？波佛何故號阿彌陀？

佛又告訴舍利弗說：「你的意思怎樣？有什麼想法，那西方極樂世界的佛，為什麼要名為「阿彌陀」？」

舍利弗！波佛光明無量，照十方國，無所障礙，是故號為阿彌陀。

佛又告訴舍利弗說：「阿彌陀佛的光明，可以照耀十方佛國，整個宇宙無遠弗屆，它的功能則可以穿山透壁，通幽達明，無有障礙。所以阿彌陀佛的光明是圓滿的、沒有缺陷的。每一方的佛國都可以接收到阿彌陀佛的光明，所以稱他為「阿彌陀」。「阿彌陀佛」也叫「無量光佛」。

又舍利弗！波佛壽命及其人民，無量無邊阿僧祇劫，故名阿彌陀。

佛又告訴舍利弗說：「阿彌陀佛及同生到極樂世界去的人，他們的壽命都是無限的長，不可以用數目來算的，所以稱他為「阿彌陀」。「阿彌陀佛」也叫「無量壽佛」」。

舍利弗！阿彌陀佛成佛以來，於今十劫。

佛又告訴舍利弗說：從阿彌陀佛成佛到現在只有十劫。

有人或者會懷疑：「阿彌陀佛只有一位，十方佛國無量；佛國中的眾生更是無量，阿彌陀佛怎麼能一一接引往生極樂世界呢？」須知阿彌陀佛有應化身，可以隨每一眾生之緣而化現其前。如古德說：「千江有水千江月，千月還歸一月攝。」月亮只有一個，但倒印在所有的江河四海之中，只要有水，即有月現。阿彌陀佛的應化度眾也是如此。信仰阿彌陀佛，發願往生淨土，一心持名念佛，臨終時一定會蒙佛、菩薩現前接引，往生極樂世界嗎？答案是肯定的，至於臨命終時是阿彌陀佛現前來接，或是化佛來接、或是菩薩、聖眾來接，這就要看念佛者的善業福德因緣大小來決定了。所以說，往生極樂世界，他力很重要，而自力也不可少，若又想依賴他力而不想自己用功力，那是很不容易成就的，只要真心念佛，則無論身處何處，佛都不會遺忘的。

又舍利弗！波佛有無量無邊聲聞弟子，皆阿羅漢，非是算數之所能知。

佛又告訴舍利弗：那阿彌陀佛有許多許多的聲聞弟子，都是最高果位的「阿羅漢」。其人數之多，都無法用算法的數目，推算出確實的數目。

諸菩薩衆，亦復如是

極樂世界的菩薩人數，亦如同聲聞弟子一樣，也是無法確實算出數目的。

舍利弗！波佛國土，成就如是功德莊嚴。

佛又告訴舍利弗說：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有無量無邊的光明及無量無邊的壽命，還有數不清的阿羅漢及菩薩，這是阿彌陀佛無量的功德所莊嚴的。

又舍利弗，極樂國土，衆生生者，皆是阿鞞跋致。

佛又叫舍利弗說：生到極樂世界的眾生，只有一直修上去，沒有退轉來的。

其中多有一生補處，其數甚多，非是算數所能知之，但可以無量無

邊阿僧祇說。

所有生到極樂世界的人，在這一生就能補處到佛位的數目很多，也不是算數可以算出來的，只能拿這個「無量無邊阿僧祇」的大數目來說。

假如有人說：極樂世界，阿彌陀佛的補處位，有觀世音菩薩，大勢至菩薩，何時才輪到一般往生的人呢？不須煩惱，十方世界無量無邊，皆可示現成佛，教化眾生。

舍利弗！衆生聞者，應當發願，願生波國。

佛又告訴舍利弗說：眾生聽到了上邊所說極樂世界，有許多種種的好處，應該都要發出願心來，願意往生到極樂世界去。

『眾生』是除了佛以外，其他三乘六道合稱九法界的有情。

所以者何？得與如是諸上善人俱會一處。

為什麼勸人要發願心，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去呢？因為能夠同許多最上等的善人，都聚會在一起。

有人或者以為西方極樂世界是吾心淨土，而臨終十念即可往生，如此便宜

之事，何需現在日日修行念佛，到臨命終時再說吧！現在趁著年輕力壯，眼明手快，生活富足之時，何不及時行樂，大大地享受人生？如果真有這樣想法，就大錯特錯了。因為人的一生所行，都在八識田中匯集成為強大業力種子，一旦臨命終時，善惡種子必然發動。平時未修念佛善業，惡業種子勢力強大。臨命終時，眾苦相逼，四大將分，神識昏迷，喘氣尚且上下難接，又怎有能力念佛？即使尚有念佛之力，若善知識不至，又是枉然。不能念佛，自然不能往生，就要被原來的惡業種子牽引去投生地獄、餓鬼、畜生，這是很可怕的事。若是早修念佛，成就了較多的善業，臨命終時，即使不能念佛往生淨土，也必仍投胎為人身，而不致下墮惡道。關係這麼重大，所以勸大家自現在起就努力念佛，不可懈怠。

舍利弗！不可以少善根、福德、因緣得生彼國。

佛又告訴舍利弗說：要生到西方極樂去，一定要有因緣的，善根和福德就是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去的因緣。但善根少，福德少就不能生到西方極樂去，所以善根要培養得多，福德也要積聚得多。

善根：發菩提心，就是發信佛的心，發求成佛的心，發度脫十方世界眾生的心，專門念阿彌陀佛的名號。

福德：一切善行，如救濟苦難的人，如《觀無量壽經》上說：當修三福：

一者：孝養父母、奉事師長、慈心不殺，修十善業。

二者：受持三歸，具足眾戒，不犯威儀。

三者：發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讀誦大乘，勸進行者。

舍利弗！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聞說阿彌陀佛，執持名號，若一日、若二日、若三日、若四日、若五日、若六日、若七日，一心不亂。

佛又告訴舍利弗說：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聽到阿彌陀佛的名號，生恭敬心、歡喜的心來念佛，持念一日或二日、三日、四日、五日、六日、七日堅持而不放棄，更不為任何外力所動搖，念佛之心除佛號之外，不為他事所擾亂，也沒有雜念。

『善男子、善女人』：凡是聞佛名生恭敬、歡喜之心而念佛的男子、女人。有一些的人，聞到「阿彌陀佛」的名號就生瞋恚的心，這就是惡男子、惡女人。

譬如有一戶人家住在某寺附近，每天早晚聞聽到佛寺早晚課時的念佛聲，就心生瞋恚，除了滿口穢語詛咒外，有時還打電話辱罵寺中的僧人，住在佛寺附近本來正好隨緣修福，可是由於他是惡男子、惡女人，不但不能修福，反而更增自己的惡業，這是非常可惜而值得憐憫的人。

現在流行打佛七，多屬結緣七，讓善男信女結淨土法緣，若說專修，並不^合格。專修人數不可多以免混雜而不易成就，最好依淨宗十祖虞山普仁截流大師所著「念佛警策」一書中的方法，才是真正打七，他的規定很嚴，共修最多只十二人，分三班，一班四人，七晝夜佛號不斷，輪班念佛，若甲班在中間念，乙班在右旁預備。丙班在左旁休息，有事去辦，辦完歸位靜聽，並非自由活動。甲班休息，乙班念，丙班預備，如是輪流不息，一柱香約兩小時，二十四小時沒停，念兩小時，四小時靜聽默念，睡眠極少，休息時間，若無法坐睡，可至隔壁小房間稍憩片刻，不可超過兩小時。打七中，萬緣放下，禁語，諸事不可打閒岔，飲食等事物，由護七人員負責。

其人臨命終時，阿彌陀佛與諸聖衆，現在其前。

當此人臨命終的時候，阿彌陀佛便與極樂世界的諸大菩薩眾和大阿羅漢眾，顯現在他的面前。

是人終時，心不顛倒，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。

這個念佛的人，壽命終了的那時候，心裡頭清清楚楚，不會顛顛倒倒的，於命終時便隨佛菩薩眾，往生阿彌陀佛西方極樂世界。

以上是指在臨命終時，尚有自力念佛，同時有善知識勸進，所以能以自力與佛力相應往生極樂世界，但是還有許許多多的人，他們平時根本不念佛，甚至不信佛教，臨死的時候，又被病魔纏身，心煩氣躁，痛苦非常，更無因緣得善知識予以勸進念佛。再加上妻子兒女的圍繞，牽腸掛肚，難分難捨，也根本不能念佛。一旦死去，必然會墮入惡道之中。家人們對他有什麼幫助呢？這個時候，在他心識尚存的時候，唯一幫助他的辦法，就是供養阿彌陀佛，並請法師為他誦經、念佛超度，使他尚停留在中陰身的心識，能聞聽念佛聲而生歡喜，隨之念佛。成就往生的善根、福德、因緣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

舍利弗！我見是利，故說此言，若有衆生聞是說者，應當發願，生波國土。

佛又告訴舍利弗說：我親見一心持念阿彌陀佛，念到一心不亂，臨命終時，便能心不顛倒即得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去的大利益，所以才宣說這個既簡捷又美好，能令眾生離苦得樂的大事因緣，今後如有眾生聽到我這種話，就應該發願，求生西方極樂世界。

有人說：「今生不能精進念佛，往生不了極樂世界，何妨來生再念，總有一生會修成往生的因緣。」持這樣觀點的人，是完全錯誤的，因為我們的生命歸趣，不是由自我能掌握的，若等來生再修念佛，若來生墮入畜生道中，如何能念佛？如此輾轉輪迴，再返人身，已不知是多少劫以後的事了。而人生每一轉生，即有隔陰之昏，就是此生記不得前生的事。如何能續前生念佛的功德的不足而繼續念佛？這麼一來，往生極樂世界豈不是遙遙無期了嗎？「大般涅槃經」上說：「人身難得，佛法難聞，佛世難值。」現在既得人身，又聞佛法，仍值佛世，此時不把握機緣，努力成就往生的利益，更待何時？所以永明延壽

禪師在他的「四料簡中」警告念佛「有禪無淨土，十人九錯路，陰境忽現前，瞽爾隨他去。」一旦隨他去而墮入惡道，那就真的萬劫不復了。即使は大修行的人，若念佛不能一心不亂，惡因緣現前的時候，也會墮落。

唐代惠林寺有位圓澤和尚，與一位曾做官的李源交情很好，李源退官以後，即隱居在惠林寺內，有一天他約圓澤和尚一道去峨嵋山禮佛，本來圓澤和尚要走山路，但李源堅持要走水路，圓澤和尚沒有辦法祇好走水路，他就把水路會遇到的一件事，事先寫好及交待一些事，寫完後就夾在一本經書上。他請李源居士回來寺內後，才可以打開看。他們是坐船的，船行至南浦，看到江邊有一位大肚子的婦人在打水。圓澤就對李源說：「這就是我不願意走水路的原因，我如果走水路一定會碰到她，我如果走山路，就會逃過這一劫，那個婦人已經懷孕三年了，她之不能生產，是在等著我去投胎作她的兒子。我現在碰到了，就是無法逃避的事。」李源有點不相信，圓澤和尚對他說：「三天以後，你可以去這婦人家中，看到新生的嬰兒對你微笑，就可以證明我言不虛。再過十三年，我們將在杭州天竺寺外相見。」李源聽了這些話，半信半疑，姑且等候事實來證明。當晚，圓澤和尚沐浴之後，竟無病象而安然示寂了。李源為他料理

後事，三天過去了，他依圓澤生前所說，去到那婦人家，果然見那婦人生產了。因此，把詳細的事情告訴她，並要求去看看那新生的嬰兒。說也奇怪，那僅生三天的嬰兒，果然對李源一笑，如圓澤生前所言者完全吻合，心內驚詫不已。他只好面對那嬰兒說：「我要回寺去了，願十三年後再見。」時間一年又一年地過去，已十三年了，李源特別由洛陽起程前往杭州。當走到杭州天竺寺外的葛洪井畔，聽到一位牧童，騎在牛背上，口內念著一首歌：「三生石上舊精魂，賞月迎風莫要論，慚愧故人遠相訪，此身雖異性常存。」李源聽了這首歌，會達了其中的意義，看看騎在牛背上的童子，約十三歲上下，於是慨然而直截地問道：「不知澤公上人還健康否？」牧童回答他說：「閣下真是有信有用的讀書人，彼此世緣已盡，還是不要太親近，希望你勤修不懈，然後才能得見。」說罷，又吟一詩說：「身前身後事茫茫，欲話因緣恐斷腸。吳越江山遊已遍，卻回煙棹上瞿塘。」吟罷，逕自騎牛而去。這首詩中的「煙棹」，是指的渡世船筏。「瞿塘」則指進入西川長江上游的瞿塘峽。這首詩是告訴李源，自己將經瞿塘峽入川修道度眾。

由這個故事中，圓澤和尚可說已修得宿命通，可是對自己的生死還不能自我掌握，他尚得依過去業力而投胎為人。其他不修佛法、不念佛的人，要想來生仍得人身念佛，是萬萬不可能的事。所以佛勸告所有眾生，要及時念佛，念佛即有許多利益。所以佛說：「我見是利，故說此言。」這其中的「此言」是指「聞說阿彌陀佛，執持名號，若一日……若七日，一心不亂，臨命終時，阿彌陀佛與諸聖眾，現在其前。是人終時，心不顛倒，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。」的這一段話。

舍利弗！如我今者，讚歎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功德之利。

佛又告訴舍利弗說：「像我現在所以讚歎阿彌陀佛，因為他有無量無邊的功效，像前面所說種種功德的利益，真是想也想不到，說也說不完呢！」

東方亦有阿閦佛，湏彌相佛，大湏彌佛，湏彌光佛，妙音佛。如是等恆河沙數諸佛，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說誠實言：汝等衆生，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，一切諸佛所護念經。

東方諸佛是無數無量的，本經上只列出幾位，現在依所列諸佛次序說明於

後：

『阿閦佛』：這是梵音，譯成中文就是「不動」或「無忿怒」的意思，是東方妙喜世界的教主，據「阿閦佛國經」記載：「此佛在久遠劫以前，曾奉事大日如來，由於積累無量功德，出家得道，在東方感成了妙喜淨土，現在仍在那裡說法度生。」釋迦牟尼佛在此娑婆世界說《阿彌陀經》時，該佛以他的天耳聽經，所以也讚歎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功德之利和護念《阿彌陀經》。

『須彌相佛』：「須彌」是梵音，譯成中文妙高、妙光、安明、善積等的意思。所以「須彌相佛」又名「須彌燈王佛」。據「維摩經」上說：「過東方三十六恆沙國有世界，名為須彌相，其佛號須彌燈王，彼佛身長八萬四千由旬。其獅子座高八萬四千由旬，嚴飾第一，於是長者維摩詰現神通力，即時彼佛遣三萬二千師子座，高廣嚴淨，便來入維摩詰室。」這位佛聽了釋迦牟尼佛說《阿彌陀經》以後，也讚歎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功德之利並護念本經。

『大須彌佛』：「須彌」的意思是指「須彌山」，「大須彌」者就是說此佛的福德遠超過須彌山的高廣，如「維摩詰經」中說：「須彌高廣，超於七金（七

重金山），以對七金，名之為大，佛德高廣，無與為比，如大須彌。」此佛也居東方，聞釋迦牟尼佛說《阿彌陀經》以後，也讚歎阿彌陀佛世界的不可思議功德之利並護念本經。

『須彌光佛』：「須彌山」是四寶合成，這是梵音，中譯為「妙高」，有大光明，此佛的光明廣照，猶如須彌山的光明覆蓋。所以名「須彌光佛」。他聞釋迦牟尼佛說《阿彌陀經》以後，亦讚歎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功德之利並護念本經。

『妙音佛』：此佛的音聲微妙，說法時能使眾生聞其音聲而歡喜信受。「維摩詰經」中說：「佛以一音演說法，眾生隨類各得解。」所以名之為「妙音佛」。他聞釋迦牟尼佛說《阿彌陀經》以後，亦讚歎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功德之利並護念本經。

『如是等恆河沙數諸佛』：恆河又名克伽河，是梵音，中譯為「天堂來」，印度的恆河發源於很遠、很高的大雪山，自阿耨達池流出來。匯合兩旁細支，其闊十里，沙細如粉，其數無量。佛講經時，每遇數量之多時，即以恆河沙為譬喻。恆河沙本已無量，無量恆河沙，就是無量的無量了，其數之多非是算數

所能知。而東方佛世界以及諸佛之多，亦復如是。以上所舉的各佛，只是點名為例。其他無法一一列舉。

『出廣長舌相，徧覆三千大千世界。』：東方的無量諸佛，除了能讚歎阿彌陀佛不可思議的功德之利以外，並且各能說法。「廣長舌」是諸佛三十二相的一相。是諸佛的舌頭既廣且長，柔軟紅薄，伸出嘴外的時候能覆蓋面部，最長可伸至髮際。諸佛之所以能具有廣長舌相，是由於多劫以來修口善業，離口惡的功德成就。所謂口業四惡就是兩舌、惡口、妄語、綺語。諸佛長劫以來從不犯這四惡，所以成就「廣長舌相」，釋迦牟尼佛曾告訴一位婆羅門教徒說：「你所看過的經書，凡具有廣長舌相的人而作妄語嗎？」婆羅門說：「若有人的舌頭能伸出口外覆蓋鼻頭，就從沒聽過他們說妄語，至于舌頭伸出能覆蓋髮際的諸佛，我深信不會說妄語。」

所以說，凡具有廣長舌相的人都是福相。但是我們中國人，平常對那些平日喜歡挑撥是非，背後說人壞話的婦人，罵她們是「長舌婦」，這是說那些婦人喜歡造口惡業，她們的舌頭並不比別人長。所以不可以將中國人對「長舌」

的意義比之如佛法的「廣長舌」。這兩種「長舌」的意義是截然不同的，不可將二者混淆。

『偏覆三千大千世界』：這就是說，諸佛的「廣長舌」不但能覆蓋面部，而且可以偏覆三千大千世界，宇宙間那裡有這麼廣大的舌頭？這句經是象徵「舌」的功用，而不是指「舌」的形相。諸佛說法能偏覆諸佛國土，辯才無礙，使諸佛土眾生都能聞其法而獲得利益。這才是廣長舌偏覆三千大千世界的真義。

『說誠實言』：釋迦牟尼佛所說本經是「誠實言」，勸眾生相信這部《阿彌陀經》，如能依照實踐，就會得到無量的不可思議的功德之利。

『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，一切諸佛所護念經。』：看了這兩句經文，證明「說誠實言」是釋迦牟尼佛為了勸信眾生而說的，諸佛所說無不是「誠實言」，為什麼釋迦牟尼佛要說這句話呢？這是因為眾生愚痴，又習性難改，所以用重囑，勸告眾生生信。信什麼呢？信釋迦牟尼佛以上所說的這部《阿彌陀經》，以及阿彌陀佛所有不可思議的功德。因為這部《阿彌陀經》是一切諸佛所護念的，是錯不了的，依經而修，一定得大利益。

舍利弗！南方世界，有日月燈佛、名聞光佛、大燄肩佛、湏彌燈佛、

無量精進佛。如是等恆河沙數諸佛，各於其國，出廣長舌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說誠實言：汝等衆生，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，一切諸佛所護念經。

這一段經文，是說明南方世界諸佛，對釋迦牟尼佛所說的《阿彌陀經》所作的讚歎和護念，與東方諸佛完全一樣。現在將南方諸佛介紹如下：

『日月燈佛』：此佛具有大智光明，橫遍十方豎通三際，能照破一切眾生貪、瞋、痴等黑暗惑業，所以用日月燈來作譬喻而立名。

『名聞光佛』：此佛萬德洪名，普聞法界，慈光遍照，加被一切眾生，凡被慈光照耀者，都能獲得利益，因而得名。

『大燄肩佛』：此佛兩肩出光燄，能照一切眾生，更以二肩荷擔救度眾生出離生死的重任。故名「大燄肩佛」。

『須彌燈佛』：此佛與東方世界「須彌相佛」同名，此佛也身有須彌山似的光明智慧，照破黑暗，以光明慈悲度化一切眾生。

『無量精進佛』：此佛以無量的大願，無量的精進、無量的時間，勤修淨業

成就佛道，然後以精進不退的精神，宣講佛法，利益眾生。

南方世界也有無量恆河沙數諸佛，無一不出廣長舌相，來讚歎釋迦牟尼佛所說的這部《阿彌陀經》及阿彌陀佛無量功德之利。

舍利弗！西方世界，有無量壽佛、無量相佛、無量幢佛、大光佛、大明佛、寶相佛、淨光佛。如是等恆河沙數諸佛，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說誠實言：汝等衆生，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，一切諸佛所護念經。

這一段經文，是說西方世界諸佛的讚歎，分別解釋如下：

『無量壽佛』：此佛之名與阿彌陀佛相同。《無量壽經》內有說無邊佛刹之中，同名的佛為數甚多。這位西方世界另一位「無量壽佛」讚歎《阿彌陀經》及阿彌陀佛無量功德。而不是極樂世界的「阿彌陀佛」自讚。

『無量相佛』：此佛具有無量相好光明，這是因為此佛的福德無量，所以相好也無量。

『無量幢佛』：「幢」者是旗旛之類的飾物，用以表佛法的宣揚，有怖、滅

邪魔的功用。此佛以大神通力，建立了無量的法幢，摧伏了無量的邪魔，度脫了無量眾生。

『大明佛』：此佛已破除三惑的黑暗，具證三智光明，遍照十方法界，無所障礙。

『寶相佛』：此佛的相殊勝，猶如人間珍寶似的珍貴。相好是宿世的善根、福德、因緣所成就的，可見此佛的善根、福德、因緣深厚，感得了寶相莊嚴，使眾生生欣羨心，因而發菩提心，修道證果，出離生死。

『淨光佛』：此佛具有清淨智慧。凡具大智慧者，必具甚深三昧禪定，心離垢穢，光明自生。此佛以無漏光明普照眾生，使眾生得佛光明照，獲取法益。

西方世界也有無量佛刹，每一佛刹都有一佛，如此等無量恆河沙數諸佛，都出廣長舌相，讚歎、護念《阿彌陀經》及阿彌陀佛不可思議的功德之利。

舍利弗！北方世界，有燄肩佛、最勝音佛、難沮佛、日生佛、網明佛。如是等恆河沙數諸佛，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說誠實言：汝等衆生，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，一切諸佛所

護念經。

這段經文是說北方世界諸佛的情形：

『燄肩佛』：此佛的名字與南方世界「大燄肩佛」的名字相同，只是少一個「大」字。依佛法來說，佛性無大、小分別，既成佛道，則一切平等，所以此佛與彼佛無輕重、優劣的分別。

『最勝音佛』：此佛所演法音，具有不可思議的功用，超乎一切音聲之上。蓋佛音有八種殊勝。即一者：極好音，使人聽了不生欲者。二者：柔軟音，使人聽了不生煩惱。三者：和適音，其音調順，不高不低，聽者合適。四者：尊慧音：聲音具有智慧，聽者亦能生智慧。五者：不女音：佛無女身，故所出音聲無女音。六者：不誤音，其音純正、和諧，使聽者不生差誤。七者：深遠音，其音深遠，裊裊不絕，無所障礙。八者：不竭音，其音演暢，六時不斷，無有間歇。此佛的音聲因為具有以上的殊勝，所以名「最勝音佛」。

『難沮佛』：「沮」是「沮壞」的意思。心有「沮喪」的意思。世間一切法，皆是因緣所生，所以容易沮壞；而眾生心易受挫折，所以常常生沮喪。此佛功德堅固，已證得金剛不壞之理體，既不會自行沮壞，也不會因外界的任何力量

影響而沮喪，所以名「難沮佛」。

『日生佛』：此佛光明如日光的燦爛，光芒四射，普照大地，德被群生，除一切黑暗。

『網明佛』：此佛說法，條理分明，義理結構緊密，且句句真言，字字珠璣，有如諸寶網，既光明而又能演暢無量和雅法音。

北方世界有無量恆河諸佛，同聲讚歎，護念《阿彌陀經》及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功德。

舍利弗！下方世界，有師子佛、名聞佛、名光佛、達摩佛、法幢佛、持法佛如是等恆河沙數諸佛，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說誠實言：汝等衆生，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，一切諸佛所護念經。

這段經文是說明下方世界諸佛的情形。

『師子佛』：此佛說法，勇猛精進如獅子，所說法能速除眾生三毒煩惱，使邪魔外道震怒，佛德巍巍，護念一切眾生。

『名聞佛』：此佛聲名，普聞於無量世界，具有無量功德，救度眾生，不遺餘力，使聞法眾生，得無量利益。

『名光佛』：此佛的聲名如日月光明，遍照一切，所攝大千世界眾生，無不受他的光明照耀。

『達摩佛』：此佛依佛法修成佛果，又以佛法度化眾生，都成佛道。

『法幢佛』：此佛樹立高遠的法幢，明揚佛法，破邪顯正，使一切眾生仰望法幢而脫離魔掌，奔向此佛法幢之下。

『持法佛』：此佛善持權實，頓漸諸法，以中道來化度眾生，各得佛法利益，成就道業。

下方世界諸佛，同出廣長舌相，讚歎，護念《阿彌陀經》及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功德。

舍利弗！上方世界，有梵音佛、宿王佛、香上佛、香光佛、大燄肩佛、雜色寶華嚴身佛、娑羅樹王佛、寶華德佛、見一切義佛、如須彌山佛。如是等恆河沙數諸佛，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說誠實言：汝等衆生，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，一切諸

佛所護念經。

這段經文是說明上方世界諸佛的情形。

『梵音佛』：「梵」是清淨的意思，此佛於久遠劫以來無量願、行證得清淨妙法音聲，說法無礙，使聞法眾生心開意解，得清淨法樂。

『宿王佛』：「宿」是星宿的意思，「宿王」即星宿之王，如眾星拱北辰。用這來比喻此佛成就，為法中之王。

『香上佛』：此佛經多劫的修行，成就了五種法身功德香，即戒香、定香、慧香、解脫香、妙解知見香是。此佛以他自己的功德妙香，普薰法界一切眾生，使眾生聞香霑益。

『香光佛』：此佛也修五種香，斷盡見思、塵沙、無明諸惑，並以智德光明，照破愚痴等黑暗，利益眾生。

『大燄肩佛』：此佛與南方世界的「大燄肩佛」同名，其成就亦復相同。

『雜色寶華嚴身佛』：此佛久遠劫來，精修六度萬行。成佛以後具寶華的莊嚴相好，雜色嚴身，使人見了此佛生歡喜、欣敬之心，不忘精進學佛。

『娑羅樹王佛』：「娑羅樹」是梵音，四季茂密，本質堅固，樹身高大。此佛之名「娑羅樹」，有比喻的意義，「娑羅樹王佛」即是佛法的法王，法身堅固，不可動搖。

『寶華德佛』：此佛萬德莊嚴，有如寶華的珍貴，堅固絕妙，不易凋謝、毀壞，且具常、樂、我、淨四德，用以度脫眾生。

『見一切義佛』：此佛已得一切種智，具正知正見，悟了諸法實相真義，明徧圓權實之要，具有圓融。

『如須彌山佛』：此佛具常、樂、我、淨四德，為十界最尊，其品位之高，如欲界眾生之望須彌山，高不可仰。

這上方世界的諸佛，也同時讚歎，護念《阿彌陀經》及阿彌陀佛不可思議的功德。釋迦牟尼佛，所以引東、南、西、北、下、上六方許多許多的佛，稱讚這部阿彌陀經的話來做見證，就是要證明這部阿彌陀經，實在是很好很好，所說的修行方法，實在是最容易，所以各方無窮無盡的佛，都稱讚都勸眾生相信，那麼我們這些凡夫，還可以不相信嗎？唐朝玄奘法師翻譯的，叫做「稱讚淨土佛攝受經」，實在就是這部阿彌陀經，不過翻譯的字句裏頭，稍稍有一些

不同，那部經上，稱讚這部經的佛，除了東、南、西、北、下、上六方，還有東南、西南、東北、西北的四方，總共有十方。現在這部經上少去四方，因為已經有了東、南、西、北、下、上六方，可見得東南、西南、東北、西北的許多佛，也一定是一樣稱讚的，所以不必一齊翻譯出來。各方的佛稱讚這經，實在也是阿彌陀佛的願力，因為阿彌陀佛，做法藏比丘的時候，發的四十八願裏，有一願說：「我若是成了佛，一定要十方世界所有的佛，都稱讚我的名號，倘若不能這樣，我就不願成佛。」現在各方的佛都稱讚，就是滿了這個願了。可見一個人，只要能發大心，將來一定總會成功的。

舍利弗！於汝意云何，何故名為一切諸佛所護念經？

佛又告訴舍利弗說：你的意思怎樣？為什麼這部經名為一切諸佛所護念經呢？

舍利弗！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聞是經受持及聞諸佛名者。

佛又告訴舍利弗說：若是有善男子、善女人聽到了《阿彌陀經》，而又能

執持的人及聽到諸佛名號的人。

是諸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皆為一切諸佛之所護念。

像這樣的許多善心的男子、善心的女人，都能受各方一切佛的保護，諸佛不會忘記他們。

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『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』，這是梵音，中譯時：「阿」譯作「無」；「耨多羅」譯作「上」；「三」譯作「正」；「藐」譯作「等」；「菩提」譯作「正覺」。合起來就是「無上正等正覺」。這是真正平等覺知一切真理的無上智慧。這種智慧本來是不可以語言、文字說得明白的，所以古德在譯經的時候，每逢這一句就保留原文的音聲而不翻譯它的真義。

是故舍利弗，汝等皆當信受我語及諸佛所說。

所以舍利弗，你們大家要至心信受我的話及信受許多佛所說。

舍利弗！若有人已發願、今發願、當發願，欲生阿彌陀佛國者，是

諸人等，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於波國土，若已生、若今生、若當生。是故舍利弗，諸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若有信者，應當發願，生波國土。

釋迦牟尼佛又告訴舍利弗說：若是已經發願的人，如願心不堅，或願心退失，都應該重新振作起來，堅定自己的願心，努力精進，一心念佛，積功累德，成就往生的善根、福德、因緣；現在發願的心，應保持初發心菩薩似的勇猛精進之心，不要使願心隨時間的流失而退失；尚未發願的人，應及時發願，不要錯失這殊勝的因緣。要生到阿彌陀佛世界的人，這許多人即是不退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而往生阿彌陀佛國土。只要願心堅強，已發願求生阿彌陀佛國的人，必已經往生；今發願求生阿彌陀佛國的人，也會往生；尚未發願而願往生阿彌陀佛國者，將來會往生。其中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礙得了的。所以舍利弗，許多有善心的男子、善心的女人，若是有信心的，就都應該發願心，要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去。

以前的儒家學者為了排斥佛教，認為佛家的修心，只是為了自我解脫，是

一種自私的行為，這是對佛教缺乏認識的原因。大乘佛教是非常積極的，以修淨土念佛的人來說，在念佛後必須「回向」。回向者有「往向」與「還相」二種，以自己修念佛的一切功德，迴施於一切眾生，同生極樂，解脫生死，就名為「往生回向」；既已往生極樂，成就了菩薩道以後，又回來此生死界教化一切眾生，往生淨土，這種既往而還的菩薩，就是「還相回向」或簡名「還相」，因此，佛教是非常積極的，地藏菩薩曾說：「地獄不空，誓不成佛。」這就是很好的證明。

舍利弗！如我今者稱讚諸佛不可思議功德，波諸佛等，亦稱讚我不可思議功德，而作是言：釋迦牟尼佛，能為甚難希有之事，能於娑婆國土五濁惡世，劫濁、見濁、煩惱濁、衆生濁、命濁中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為諸衆生說是一切世間難信之法。

佛又告訴舍利弗說：我現在稱讚阿彌陀佛及六方（東西南北下上）無量諸佛不可思議功德，阿彌陀佛及六方無量諸佛也異口同聲稱讚我不可思議功德。

『而作是言：釋迦牟尼佛能為甚難希有之事』：諸佛怎樣讚歎釋迦牟尼佛

呢？就是因為釋迦牟尼佛在這娑婆世界，作了許多難能而能，難為而為，難得而得的希有之事。

『能於娑婆國土五濁惡世——劫濁、見濁、煩惱濁、眾生濁、命濁中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』：釋迦牟尼佛最大的「能為甚難希有之事」是什麼呢？那就是在這五濁惡世中，成就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這一成就是諸佛所一致讚歎的。什麼是「五濁」呢？現在分別說明於下：

一、劫濁：「劫」分小劫、中劫、大劫三種。一小劫者是人壽由十歲起，每百年增一歲，增至八萬四千歲；再由八萬四千歲每百年減一歲，減至十歲，這中間加起來，就是一小劫，約為一千六百八十萬年。每二十個小劫是一中劫，每四個中劫是一大劫。其時間約為一萬萬三千四百三十八萬年。而「劫濁」是人壽在減劫中減至二萬歲時開始，這時的眾生垢穢業重，三毒日增，刀兵、疾疫、飢饉等三災隨之而至，這種苦惡到了人壽減至十歲時就到達頂點，那時遍地是災，眾生的痛苦不堪言狀。

有人或者要問：「我們現在平均年齡是七十多歲，應該是劫濁時期，在台

灣並沒有刀兵、疾疫、飢饉的災難呀！」這是不錯的，但把眼睛看遠一點，如非洲、中東等地方，不是刀兵連年，飢荒遍野，疾疫流行，痛苦不堪言狀嗎？據世界人口統計，全球約有四十億人口，其中約有一半陷于刀兵、飢饉、疾疫之中。所以現在正是劫濁時期。釋迦牟尼佛在這劫濁之中成佛。真是甚難希有之事。

二、見濁：「見」就是五見，即身見、邊見、邪見、見取見、戒禁取見。見是由於自己的眼根、意根、身根與外塵相接觸而生出五見來，如有些人一看見鈔票、一想到鈔票、一觸到鈔票，就千方百計地想佔為己有，只要能弄到鈔票，什麼方法都使出來，所以造許多的惡業。有的人在此生就身繫囹圄，關在監獄中非常痛苦，而來世還要墮入惡道中的地獄去，地獄中的苦比世間監獄中的苦又痛苦百千萬倍。所有的眾生沒有不貪財物，這個社會這麼多罪惡，都是由貪心而來。釋迦牟尼佛在這眾生皆貪的時候成佛，真的甚難希有之事。

三、煩惱濁：由於眾生有貪、瞋、痴、慢、疑五障，造成眾生無限煩惱。有煩惱的人都是愚鈍、昏瞶、無明障蔽的，缺少智慧。因此造出許多的惡業。釋迦牟尼佛在這麼多沒有智慧的眾生中成佛，真是甚難希有之事。

四、眾生濁：眾生的種類很多，若依出生的方式來說，有胎生、卵生、濕生、化生；若依形態來說，有的有形色、有的無形色；若依意識來說，有的有思想，有的無思想，有的非有想非無想，若依業力來說，則有天、人、阿修羅三善道和地獄、餓鬼、畜生三惡道。以上所有的各類都是有情，生生死死、輪轉受生，所以名為眾生。所有的眾生昧於緣生，執著我相，一切以「我」為主宰，因此，利己的私心普遍存在。由這私心又造出了種種的惡業，污穢不淨，所以名「眾生濁」。釋迦牟尼佛在眾生皆濁之中成佛，真是甚難希有之事。

五、命濁：因為眾生有煩惱濁、眾生濁，所以才有「命濁」，可以說前二濁是因，而「命濁」就是果了。眾生的壽命由八萬四千歲，一再地遞減，減至十歲。而無論是多少歲又都逃不過生、老、病、死和憂、悲、惱苦。這一命期是如此，來世的命期還是如此，永遠地循環不已，生命實在濁惡，痛苦極了。釋迦牟尼佛能在這一切眾生皆命濁之中成佛，真是甚難希有之事。釋迦牟尼佛能在我們這五濁世界上得無上正等正覺，是很不容易的。

為諸衆生說是一切世間難信之法。

在這有情世間，器世間。（器世間：是有情的依報，這包括了整個宇宙內的一切星球。它的本身有成、住、壞、空的四相，而地面上，高山高入雲霄，大海深不可測，滿地是荊棘，遍地是豺狼、虎豹，與極樂世界的一望無際的平坦，諸寶燦爛相比，真的是穢惡極了。）都濁惡的環境中，釋迦牟尼佛竟然宣說了一部《阿彌陀經》，告訴娑婆世界的眾生，只要至心執持阿彌陀佛名號，能一心不亂者，即可往生極樂世界，不墮輪迴生死之苦，這種方法實在難以令人置信，雖然眾生難以置信，他仍然說了出來，這真是甚難希有之事。在難為能為，難行能行的成就下，當然會獲得諸佛的一致讚歎。

舍利弗！當知我於五濁惡世，行此難事，得阿彌多羅三藐三菩提，
為一切世間說此難信之法，是為甚難。

佛又告訴舍利弗說：在這五濁惡世裡，照理說是很難有什麼成就的，尤其是要得到「阿彌多羅三藐三菩提」，以及在諸眾生難信的心理狀態下，偏要說出一部不可思議的《阿彌陀經》曉示眾生往生極樂之法，這都是非常困難的事。

佛說此經已，舍利弗及諸比丘一切世間天、人、阿修羅等，聞佛所說，歡喜信受，作禮而去。

佛說完了這部阿彌陀經，舍利弗同許多比丘僧，還有天道裡的人、人道裡的人，阿修羅等種種眾生。聽到了佛所說的這部阿彌陀經，大家都很歡喜，並相信領受，五體投地的向佛作禮，各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。

『一切世間天、人、阿修羅等』：一切世間的世間，有三種世間：一、正覺世間，是佛的世間；二、有情世間，是一切眾生的世間；三、器世間，是眾生住的世間。現在說的是指有情世間。就是說世間一切的天、人、阿修羅，加一個等字是指他尚未說出來的。若全部俱足有八部之眾，他們是：

一、天眾就是諸天的天人大眾。如梵天帝釋等是。

二、龍眾：梵語是「那迦」，長身而無足，但有神力。能變化雲雨。據「孔雀王經」、「大雲經」等記載，諸龍王能護持佛法。所以佛說法時，諸龍也去聽法。

三、夜叉眾：也叫「藥叉」，這是梵音，譯為能噉鬼、捷疾鬼、勇健、輕

捷、秘密等義。他們有的居住地上，也有的居住虛空，三界之中都有他們的存
在。

四、乾闥婆：這是梵音譯為「尋香行」、「香神」等，他們是以香味來資
養陰身，自身也能出香。他們侍奉帝釋天，擔任伎樂。天帝欲作樂的時候，他
們就奏天樂。

五、阿修羅：這是梵音，譯為非天、無德。此道眾生的福報和神通，勝過
人道眾生。與天道眾生相差無幾。他們在因地修行時，帶有瞋恚、我慢之心，
所以雖感得天上之福，卻無天上之德，所以又稱之為「非天」或「無德」。

六、迦樓羅：這是梵音，譯為金翅鳥，是鳥類中最大的一種，它們專門以
龍為食。所以是諸龍的剋星。佛陀為了救龍，就將身上所披的袈裟撕成碎片，
命龍子龍孫每條龍披上一塊。因為有了袈裟掩體，金翅鳥就不敢吃龍了。但肚
子實在餓得難受，就到佛前投訴：「佛陀慈悲！您為救龍，而將袈裟撕碎，每
條龍覆蓋一片，我不敢再吃它們，可是請您替我想想，我沒龍可吃，豈不是也
要坐以待斃嗎？您忍心看我死嗎？」佛陀聽了，就開示牠說：「你如果發菩提
心，皈依三寶，持不殺戒，不再吃龍，我將命佛門弟子們在供佛之時，用米粥

七粒布施給你和一切曠野鬼神，使免於饑餓！」因為這個原故，所以每一座佛寺在午齋的時候，都要在供佛的飯食之中，用手挑出七粒米飯，去布施給金翅鳥和鬼神們，口內要念變食偈：「大鵬金翅鳥、曠野鬼神眾、羅刹鬼子母！甘露悉充滿。」

七、緊那羅：這是梵音，譯為疑神，外形和人相似，只是頭上有角，是專司歌唱的神。

八、摩睺羅迦：這是梵音，譯作大蟒神，他的長相是人身蛇首，是屬於樂神的一種。緊那羅與摩睺羅迦因為有似人身，所以都被稱為「人非人」。以上這八類眾生雖各居住在「一切世間」之中，但因都具神足通，所以能到釋迦牟尼佛法場聽法。

『歡喜信受，作禮而去』：這兩句經文，不是釋迦牟尼佛所說的，是結集本經的阿難尊者所說的，這兩句與經首的「如是我聞」一句，相互關連。成為一切經的固定形式，這兩句話將整部經文作一個總結，將聽法眾生聽法後的身心，完全描述了出來。現在分別說明如下：

『歡喜信受』：這是聽法大眾聞聽了佛說的《阿彌陀經》以後，知道有一個極樂世界，該世界中的教主阿彌陀佛，發願要度脫十方眾生，凡是執其名號的眾生，能一心不亂者，即可以往生其國，頓超三界，免墮輪迴；橫截五道，出離生死。能有這麼樣的大利，所以生出歡喜來。這歡喜完全是法喜，與一般的歡喜不同。這法喜具有三義，即：

一、說出本經的經主釋迦牟尼佛，身心清淨，他說出本經的目的，只是為了度脫眾生，不是為了個人的名聞利養。所以身心無比清淨，聽他說法的人當然心生歡喜。

二、《阿彌陀經》是一部除惡興善的大法，凡一切善法都是清淨的。因為有了善法，不但能成為往生極樂世界之因，同時還是成就佛道之因，所以聽聞此法的眾生心生歡喜。

三、凡是依《阿彌陀經》而念佛，至一心不亂的時候，臨命終了，必然往生極樂世界，這有阿彌陀佛的四十八願可以憑藉，同時還有釋迦牟尼佛的保證，所以一再地勸信、勸願往生到極樂世界去。這部大法有這麼殊勝的力量，所以聞法的大眾心生歡喜。

善導大師在「觀經四帖疏」內有說：「仰惟釋迦此方發遣，彌陀即彼國來迎。彼喚此遣，豈容不去也。」釋迦世尊在娑婆世界一直苦口婆心，勸我們求生西方阿彌陀佛國，所以我們看有的佛像，釋迦世尊的造型是右手掌往上推，而阿彌陀佛的右手是伸得很直，手心向外，我們發願求生西方極樂世界，臨終時，阿彌陀佛會來接引，祇要我們伸出手，拉住阿彌陀佛垂下的手，阿彌陀佛就會把我們拉上去，何況還有釋迦世尊在我們背後幫我們推上去，這樣子一拉一推，我們那有不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去？

◎宋朝的瑩珂法師，念佛三天往生，證明經上講的一日到七日沒錯，他是一位出家人，不守清規，破戒造作罪業。但他有個好處，深信因果報應，想想自己一生所作所為，必墮地獄，就生大恐怖，請教同參道友，有沒有救。同參道友給他一本「往生傳」，他看了痛哭流涕，有很深的感動。「往生傳」看完之後，他發心念佛求生淨土。他把寮房關起來，不睡覺、不吃飯、不喝水，一句佛號念到底。他拼命念了三天三夜，恍惚之間，看見阿彌陀佛來了，阿彌陀佛告訴他，你的陽壽還有十年，好好的修行，到臨命終時，我會來接引你，瑩

珂法師很難得，他就向阿彌陀佛要求說，我的劣根性很重，經不起誘惑，這十年，我六根接觸外面六塵，受誘惑又不曉得造多少罪業，恐怕將來沒辦法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這十年壽命我不需要了，現在我就跟您走。阿彌陀佛聽了他的話，也就點頭同意說：「好！那我三天以後來接引你好不好？」瑩珂法師就答應了。

他把寮房門打開，興高采烈向全寺大眾宣布，三天之後阿彌陀佛接引我往生。寺裡的人都認為他發神經，這樣一個惡人，怎麼可能三天往生？好在三天的時間不長，大家等著瞧！到第三天，他洗了澡，換了新衣服，早課的時候，要求大眾不照平常的早課，念《阿彌陀經》、念佛，送他往生。他沒有生病，跟大眾一起課誦，經念完了，佛號再念十幾聲，他就告訴大眾，阿彌陀佛來接引我，我現在要跟他去了。說完，他就走了。這是歷史上記載宋朝的事。

◎明朝萬曆年間，交光真鑑法師發心要寫楞嚴經正脈疏懸示，後來生病很嚴重，他快要死的時候，同參道友都圍繞在他床旁，他在昏沉中有人推他的手臂說：「阿彌陀佛來了！」他一驚醒馬上起來，面對西方跪著，抬起頭來看看是誰？剛才推他手臂，原來是觀世音菩薩，阿彌陀佛站在中間，大勢至菩薩站在右邊，身上都是黃金色，光明耀眼，阿彌陀佛向他說：「你的壽命已經到了，

我們來接引你往生。」交光法師回答說：「我發願寫楞嚴正脈疏懸示，是否能等我寫好了之後，才往生呢？」交光法師說完這句話，西方三聖都轉身回西方去了，他還眼望著三聖的金色背面漸漸遠去，他全身流了很多汗，像下雨一樣，同參道友都慰問他，到底怎麼啦？他告訴大眾，他剛才所見的一切事，而且阿彌陀佛已經准他的假，寫楞嚴正脈疏懸示，而且可以不必死了，你們不要替我擔心了，大眾聽了之後，都非常感動阿彌陀佛的大慈大悲，大眾都大聲念佛，念佛之聲，震動了屋頂，交光法師的病就一天一天好起來了，後來禮懺祈求觀世音菩薩慈悲加被，終於寫好了楞嚴經正脈疏懸示。

由以上這兩個個案，阿彌陀佛非常慈悲，往生去西方極樂世界，可以提前，也可以延後，真的是自在啊！這是一本萬利的生意，我們不去做，那不是太愚蠢了嗎？

佛在法華會上說：「三界猶如火宅」。三界痛苦，覺悟的人要發心出離三界，出離三界以我們的根性來說，最好的方法，念佛求生淨土，祇要我們在一切時、一切處、一切境緣之中，萬緣放下，一心念佛，諸位要記住，念不一定

是口念，念是什麼呢？心上真有，也就是說心中祇有阿彌陀佛，除了阿彌陀佛之外，什麼事都不掛心，你就得一心不亂，你就功夫成片，換一句話說，你就肯定往生，什麼時候往生呢？什麼時候你想往生，什麼時候都能往生，祇要你功夫達到這境界，生死自在啦！沒有絲毫的約束，想去，我這壽命還有，還沒有盡，不要緊，可以提前去，看到這世間苦難眾生多，發慈悲心，還想幫助大眾，命已經盡了，不要緊，可以延長，這就叫生死自在啊！

◎編者看了真華法師寫的一本參學瑣談內有一段說到，真華法師當時在大陸靈巖山寺任知客師時，所遇到的一位胡松年居士，這位居士預知時至，身無病苦，往生時何等自在啊！現把它節錄如下：

靈巖山是個專修淨土的道場。因此除了數百個出家眾以之為安身立命之處以外，並且不少專修淨土的居士，常年住在山上隨眾薰修，在我記憶中經常住在山上的居士有：竇存我、胡松年以及無錫的一位王居士等十餘人；來來去去的則有「在家頭陀」之稱的高鶴年、龍健行（即現在的本際法師），以及為報父仇槍殺孫傳芳的施劍翹等人。因為我是知客，所以與他們接觸的機會比較多些，而對於常住在山的人，認識也較常人為深。尤其是對於胡松年居士的預知

時至，身無病苦，安祥往生的事，在我記憶中最為清晰，給我的影響也最深，現在我來談談這一經過情形，使一些對於淨土法門疑而不信，或者不堅的人聽了以後，也許會把他們的觀念轉變一下吧？

三十七年×月×日的一個早晨，有一鬚髮如銀、健步如飛的老居士，進入靈巖山寺的山門，便高聲對門頭師說：「師父！我來給你告假，明天上午八點我就要回家了！」說過即向門頭師頂禮一拜。門頭師一聽驚了一跳，遂問：「老居士！你住在新塔院裡不是很好嗎？為什麼忽然要告假回家呢？」那位老居士笑笑對門頭師說：「住新塔院裏好是好，再好總沒有家好吧！」門頭師聽了又是一驚，心想：「一定是誰得罪了他，不然他是不會急著要回家的！」於是那位老居士到了客堂，進入庫房、入了丈室，乃至跪到東西關房，見人就拜，拜了就說：「師父！我來給你告假，明天上午八點我就要回家了！」當他到丈室與妙真和尚告假時，妙真和尚不相信地看著他，而他卻認真地對妙真和尚說：「我昨天晚上夢見觀世音菩薩和師父（指印光大師），菩薩用淨水向我頭上灑了灑（筆者按：此正應「觀音甘露灑我頂」），師父手執一朵黃色蓮華放在我腳

上；（筆者按：此正應「勢至金台安我足」，釋廣覺法師寫了一篇悼印光大師長頌中有說：「印光大師是西方的大勢至菩薩乘願再來的。」）他們向我說：「後天上午八點鐘我來接你，趕快請人助念！」看情形我就要往生了，和尚慈悲請您派幾位師父助我念佛！免得到時心忙意亂，作不得主，妙真和尚見他說得那樣子認真，知道不是玩笑，便親自陪他到了客堂，叫增值師馬上派人替他助念。他，到底是誰呢？他就是胡松年居士。

客堂裏的四位知客（我亦在內）和一個增值，一聽說和尚派人替胡松年居士助念，有的感到驚奇，有的覺得好笑。有的竟說：「大概胡居士住在塔院裏住得太寂寞了，叫幾個人去敲敲念念，驅除寂寞吧！」然而和尚的命令是不敢違背的，增值師只好到佛學院裏找八個學僧，隨胡松年居士去新塔院，胡居士臨離開客堂時，手指著牆上掛的一付對聯（筆者按：該對聯為印光大師生前自選自書，聯語是：「應當發願，願往生，客路崎嶇由彼戀；自是不歸，歸便得，故鄉風月有誰爭？」）連說：「我就要去與師父同享「故鄉風月」了，我就要去與師父同享「故鄉風月」了」。

第二天吃了早粥，許多執事都以好奇心去新塔院，一睹聲言在八點鐘就要

回家的胡松年居士的究竟，當然我也不會例外的，因為我是最歡喜看希罕事的呀！大家進了新塔院，聽到一陣緊似一陣的念佛聲，從胡松年居士的靜室裏傳出時，共同有一種「大事不好了」的感覺！但等到進入胡的靜室，大家緊張的心情便鬆弛下來了；原來此時胡正在與妙真和尚談笑自若地細聲交談著。只聽和尚問他：「你早上吃稀飯沒有？」「跟平時一樣吃了兩碗。」「身上有不舒服的感覺嗎？」「沒有，一點也沒有。」不過胡接著又肯定地說：「我在八點鐘一定要去的！」後來妙真和尚又問他，要不要通知他在上海銀行界服務的公子？他搖搖頭說：「這點，我昨天就想過了，還是不通知他們的好，因為他們都不大懂佛法，一見我要去了，一定會哭哭啼啼的，反打閒岔。和尚既然也想到了這點，就請和尚馬上打電話告訴他們吧！我想，等他們接到電話來到這兒，我也就到極樂世界了！」說過，他向眾師合合掌，就端坐在床沿上隨眾念佛了，情形一切如常，毫無異樣，誰也不相信他在一小時之後，就能往生極樂世界。可是，當時鐘的長針指在七點半上，說也奇怪，靜室裏的人和物都漸漸起了變化！先是胡松年居士的姿式由端坐變為側臥，念佛聲由高誦變為低吟，由六字

變為四字，由四字變為一字——佛、佛，最後只見唇動就聽不到聲音了！助念的人看到這種情形，都緊張起來了，尤其是妙真和尚，眼看這位多年的老護法就要離開人間了，緊張中並帶幾分感慨！桌上的一盞小小油燈，光亮原是忽明忽暗極其微弱的，奇怪！在時鐘剛敲過八下，胡松年居士嚥下了最後一口氣時，突然，光明炯炯，猶如千日聚於一室；並且在靜室百步以內的上空，好像有「千種樂，同時俱作」而成的一種聲響，自然發出「南無阿彌陀佛！南無阿彌陀佛！」的六字洪名。大家目睹這種「放光現瑞」；和耳聞這種「天樂盈空」的境界，都異口同聲地說：「胡松年居士真的蒙佛接引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了！」這鐵一般的事實擺在眼前，使我不得不深信印光大師所說：「淨土法門，別無奇特，但要懇切至誠，無不蒙佛接引，帶業往生。」的幾句格言。

「信受」是信仰、受持的意思，這「信」是經過釋迦牟尼佛勸請以後，再經過自己的思惟認知，而自内心生出「信心」來，這種「信」是「理性」而不是「盲從」，與其他宗教所主張的「只許信不許疑」的「信」完全不同。佛法即主張「信」也主張「疑」，認為有「疑」才能悟道。所以有「大疑大悟，小疑小悟，不疑不悟。」之說，這種重視智悟的方法，是佛教最大的特色。凡是

信仰《阿彌陀經》，受持阿彌陀佛名號者，必能成就往生極樂世界的善根、福德、因緣。所以信受非常重要。

『作禮而去』：「作禮」是內心生出恭敬而後發之於外在的行為。這種行為表達方式各地不同，印度當時的「作禮」方式，是「五體投地」。「五體」者，就是頭部和兩手、兩足都必須著地，如果雙手、雙足著地而頭不著地，就失禮。如「六祖壇經」中的「法達」法師去朝見六祖的時候，雙手、雙足雖著地，但頭不著地，六祖就呵責他說：「頭不著地，不如不拜。」所以佛弟子向佛作禮時，必須五體投地。在家弟子向出家大德作禮，也應五體投地。

「而去」是作禮以後的行動。這有著距離遠近的不同，如追隨佛陀的弟子們，他們只是離開法場，「去」到自己修行的禪房、禪座、阿蘭若等處，並不遠離。至於其他的聽眾，有來自各佛土的，也有來自諸天的，他們聞法以後或回原來的佛土、諸天而去，或去其他的因緣地。大眾所去的地方不一，方向也不同。

佛法有世間法與出世間法，以世間法為權巧，出世間法為究竟。出世間法

有大小二乘，以小乘為自度，大乘為究竟。大乘佛法行菩薩道者須深入世間，度化眾生，所以佛法祇在世間，不在世外。

誤解佛教的人，說佛教徒消極遁世，不事生產，進而說佛教對國家對社會都是無貢獻的宗教。這種論調，似是實非。佛門有四眾弟子，出家弟子是比丘，比丘尼。在家弟子是優婆塞，優婆夷（在家的男女信眾）。在家弟子中，有農工商軍公教各種職業的人士。這些人並不曾因信仰佛教而妨礙其正當職業。至於出家的二眾，並不是飽食終日的消耗者，他們肩負弘揚佛法，教導信眾的責任。社會上法律、輿論的力量，祇是制裁罪犯於已然，宗教道德的感化，才能防止犯罪於未然。我國自南北朝隋唐以來，佛教之盛衰與國家之治亂有著密切的關係。在佛教盛行的時候，社會秩序多較安定，換言之，社會秩序安定，佛教亦多盛行，這可說互為因果。

釋迦世尊教弟子對國言忠，對親言孝，對子言慈，對友言信。守五戒，行十善，在在都是要人先做一個奉公守法的好公民，進而再修出世之法。世尊教人要報四重恩。國家恩、父母恩、眾生恩、佛恩。世尊把國恩、父母恩列在前面，可知佛教不是要人忘掉自己的國家及要人毀棄祖宗牌位的宗教。

儒教五常，是教人以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為做人的原則，佛門五戒，不殺近仁，不偷盜近於義，不邪淫近於禮，不飲酒近於智，不妄語近於信。在世間法上，佛儒之理原是脈脈相通的。

釋迦世尊訓誠弟子阿難云：「阿難，受佛禁戒，誠信奉行。順孝畏慎，敬歸三寶。養親盡忠，內外謹善，心口相應。」又云：「為佛弟子，可得商販，營生利業，平斗直尺，不可罔於人。」佛要弟子忠孝誠敬，善信謹慎。佛要弟子應有職業謀生，且應公平無欺，由此看來，佛教有何損於社會？

國家與宗教，原有著密切的互相關係，國家的武力，用以勸善止惡，安定人心，所以國父孫中山先生曾說：「政治能治外在；宗教能治人心、宗教能輔助政治，政治能擁護宗教。由此看來，政與教，是維持社會安定的兩大基石。」

◎北魏太武帝，因受道士寇謙之、崔浩的邪說煽惑，摧殘佛教，下令「詔天下征鎮諸軍，有浮像胡經，皆悉焚燬，沙門無少長，悉坑之。」這時所幸太子信奉佛教，乃密緩宣紹書，遂使遠近沙門預為自計，僧徒經典，得以保留部份。毀佛的次年，天降大暴風雨，把武帝所居的殿宇壓倒，武帝幾至於死。時

有沙門曇始，不畏武帝暴政，親至宮門指責武帝毀佛罪惡。武帝令人殺之而不傷，武帝大怒，親自以佩刀擊殺之，又不死，又令捕殺虎檻，群虎畏服不敢近，武帝遂大驚，召登殿拜謝，始為說法，明釋因果，武帝大生愧懼，忽生疾癩，痛苦萬分，人人皆說：「崔浩毀佛教所致」，武帝因此甚懼，乃令殺崔浩及他的五族，並叫人小便在崔浩口內。當崔浩初毀佛教後，每於路上見有遺棄佛像，便停車，在佛像上小便，崔浩被殺後，無人收屍，大家都在他身上、口上小便，至糜潰後，才停止。武帝毀佛後，不到七年為常侍崇愛在永安宮把武帝殺死，太子文帝嗣位，即大興佛教。

◎北周武帝是第二個毀滅佛教的帝王，他也是信了道士張賓、衛元嵩的讒言，說民間有「黑衣當王」的謠言，這分明說佛教不利于國家，武帝心裡就忌諱佛教，當時本想偏廢佛教，但因當時佛教的人才很多，法猛、知玄、道安、慧遠，他們立論高超，為道教者流所不能屈，尤其是知玄抗議精壯，武帝雖用天威鎮壓，而知玄置於泰然，滔滔的陳說佛教為救世之道，立論高渺，群臣無不感歎，但是武帝很不高興，下令並嚴釋道二教，悉毀經像，並令沙門還俗。

武帝毀滅佛教，雖然沒有殺害沙門，但為教犧牲的法師，卻不乏其人。武

帝毀佛之後，因道安德高望重，為社會人士所敬仰，武帝要給道安官位，以安撫人心，但道安寧死也不接受。另有沙門靜謁聽到武帝下令毀壞佛教，去請求見武帝，告訴武帝毀佛會受到怎樣的報應，但還是改變不了武帝的邪惡的心，靜謁就去到終南山大哭七天，然後坐在大石頭上拿刀自己割自己的肉，把他的腸、胃都掛在樹枝上，捧心而死，白乳旁流，凝於石頭上，聽到這件事的人，大家都痛哭流涕（均見佛祖統記）。

宣政元年六月武帝癟疾身瘡大發而死，宣帝即位即詔曰：「三寶尊重，特宣修敬，復興佛教。」

武帝死入地獄，至隋朝開皇時，有一大名府姓趙名文昌，自幼持齋好善，專持金剛經。忽一日，閻君請去對經，趙文昌是夜，夢得魂遊地府，有人引至陰司，見閻羅天子。閻君問曰：「你作何福果？」趙文昌曰：「家貧無力可營功德，惟有持齋，念金剛經。」閻君聞言，合掌讚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功德甚大。」即請人引他遊地獄。看見周武帝，掛三條大鐵鍊鎖住。趙文昌問曰：「你是何人？造何惡業？」武帝曰：「犯人姓王名毓，只因在陽間不信三寶，謗佛

法、滅僧、毀像，故受此苦報，你能持念金剛經，閻君尊敬你，祈你回殿上見閻君，我托你一事，對閻君說放輕我的罪刑。」趙文昌就回來見閻羅天子，俱說周武帝之事，懇求赦宥，閻君答曰：「周武帝造罪，在陽間毀謗佛法僧三寶，尚有其餘的罪，豈可放鬆？他毀謗佛法，應墮在無間地獄受苦，赦宥不得。」

趙文昌去對武帝言曰：「你造此毀謗佛法之罪，閻君言此罪極重，不得赦宥。」周武帝聞言，悲泣流淚曰：「你若還陽，可對吾子言，教他興宗三寶，信重佛法，齋僧供佛，修建塔廟寺院，方能救我出苦。」

現在我們社會上有很多鐵齒牌的，告訴他們因果報應，絲毫不爽，在陽間造惡，死後下地獄，地藏菩薩本願經內說得很清楚，那時受種種刑罰的痛苦，真的是求救無門，呼天喚地也沒有用，悔不當初，也太慢了。有的人現在還大聲說：「說有地獄！到底有誰看見！」難道歷史遺留下來血斑斑的事實，那能容你不信嗎？難道要像周武帝一樣下地獄受苦時，才相信嗎？

◎唐武帝因道士趙歸真等的讒言，所以毀滅佛教，把佛寺毀掉，共四千六百餘座，蘭若四萬餘處，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，逼迫他們還俗，過了一年，武帝發疽而死，因為他毀滅佛教，所以奪壽去位，宣宗即位，杖殺道士趙歸真等，

敕恢復佛教，佛法又大興。

◎周世宗柴榮，性不喜佛，即位未久，下詔禁私度僧尼，廢拆天下無赦額之寺院三萬一百三十六所，民間之銅像鐘磬由官司以鑄錢。後來胸部發疽而死，人見其在地獄中受苦，要待毀像所鑄流通錢用盡時，才能脫離地獄苦趣，有周百勝居士，食素念佛，有一晚夢到有位穿黃衣服的人，帶他去參觀地獄，見到一個人臥在鐵床，獄卒鑿破他的胸部，灌入鐵汁，他痛得大叫，叫的聲音，叫人不忍心聽，百勝居士就問那位黃衣人，那位受苦的人是誰？黃衣人回答他說：「他是周世宗柴帝，因毀佛像所以遭受這刑罰。」百勝居士又問：「他什麼時候，才可以脫離這刑罰。」黃衣人答：「等到世間流通的錢幣沒有了，他才可以脫離這刑罰。」（見神應錄）。

會修行的人，面對過去世惡果來的時候，他會懺悔，他會反省他的一生，因為這個惡果的產生，有辦法使自己的人生從新出發，如果要做修行人，我們一直拜，一直念佛，結果呢？車子丢了，太太一直罵，兒子讀書又讀得不好，做生意又失敗，這是不是惡果來了，這時候就是佛菩薩要讓我們好好修行，佛

菩薩看得比我們遠，他們知道，怎樣來幫我們安排，該讓我們生病就讓我們生病，該讓我們跌倒就讓我們跌倒，該什麼時候讓我們碰到逆境，就讓我們碰到逆境，佛菩薩就是故意這樣來考驗我們一下，我們的翅膀才會硬，腳筋才會有力，胸肌肉才會厚，將來才能衝破種種困境，不會被任何環境所擊倒，所以佛菩薩會利用我們過去的惡因緣，今生注定要受的惡果報，趁我們年輕力壯，還得起時，早日現前，快一點還還，以免年老時體力衰退時，才來討債。所以會修行的人，決定不會說，我已經信佛，拜佛怎麼還會碰到這種事，這就是佛菩薩讓我們知道，人生是苦的，人生是無常的，讓我們覺得人生不值得留戀，我們才會更精進去學佛，這一生完了之後，就能脫出六道輪迴，下輩子不要再來人間受苦，不要做凡夫，要做聖人，像觀世音菩薩一樣，倒駕慈航回入人間，度苦難的眾生及累世冤親債主。

慈悲三昧水懺內講到的悟達國師的事情，他雖然十世都投胎做人，而且都出家做高僧，所以他的冤親債主一直跟在旁邊，想伺機報仇，但是因為他是高僧，身旁都有護法神在，他的冤親債主沒辦法靠近他，但是他在第十世時，因為受到皇帝的尊敬，而做國師，皇帝送他沉香做的椅子，他驕傲心一起，他的

護法神離開了他，他的冤家趁虛而入他的身體內，讓他的膝蓋上生一個人面瘡，眉目口齒俱備，每天要給它吃肉、喝酒，不給它吃，它就讓悟達國師痛得無法忍受，還好悟達國師年輕時，因為照顧一位病僧，病僧病好後有交待他，以後如果碰到無法解決的事，可到西蜀彭州九龍山相尋，有二松為誌，所以悟達國師就到西蜀找那位僧人，原來那位僧人是迦諾迦尊者，用三昧法水洗去人面瘡，化解他和他冤家的仇恨。所以我們平時就要和別人結好緣，像悟達國師就是因為和迦諾迦尊者結好緣，所以當他有困難，需要別人幫忙時，迦諾迦尊者馬上幫他的忙，化解他十世前的冤業。不過話又說回來，如果悟達國師在第一世出家為僧時，如果他念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，他就有宿命通，知道他的冤家在那裡，馬上回入娑婆度他，他也就不必受人面瘡之苦了。

在佛門裏最好結緣，譬如講經時，要邀請朋友來聽經，如果有車子的人，去載朋友來聽經功德很好，而且也是結好緣最佳的機會。因為這是法布施，真是一舉兩得，現在社會越來越亂，多一個人來聽經，來學佛，他就會守十善，就多了一個好人。

【精要十念法】

謹提議以淨空法師宣說之簡要必生十念法，爲淨宗學人今後之一般自修與共修之常規。茲說明於後：

自修者，即是日中九次念十聲佛號法。是晨起與睡前各一次，日中三餐各一次，午前開工及收工各一次，午後開工及收工各一次，共計九次。每次稱念十聲四字或六字彌陀名號，原有日常定課可照常行之。

共修者，凡講經、開會、聚餐等無特定儀軌之集會，在共同行事之始，而行此十念法。亦即是約同大眾合掌同聲稱念十聲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而後始進行講經、開會、用餐等活動事宜。

按此自修與共修之十念法，有其特殊之法益。試舉如下：

此法簡單易行，用時少而收效宏，確實而切要，可久且可廣。

爲「佛法家庭」之具體有效方法。例如於家庭中三餐時行之，則舉

家之成員或信或不信皆蒙攝持不遺。且有佛化親朋鄰里，普及社會之大利益在。

以簡單易行，一日九次，從早到晚，佛號不斷。一日生活之中，佛念相繼，日復一日。久能如斯，則行人之氣質心性將呈逐漸清淨，信心與法樂生焉，福大莫能窮。

如能隨順親和，稱念十聲佛號，便有祛除雜染，澄淨心念，凝聚心神，專心務道，以及所辦易成，所遇吉祥，蒙佛加佑，不可思議等等之功德。

自修與共修，相資相融，資糧集聚，個人之往生在握，而共同之菩提大業，亦共成焉。

此法可以二法名之。試姑名之。

一爲「淨業加行十念法」，是對已有行修定課者言，因此法是在原有之課業上加行之故。

一爲「簡要必生十念法」，是指適於目前以及今後淨業學人中大部分無定課者言。因現今社會遞變，匆忙無暇，局礙多難故。而此法易集資糧，信願行之，平易圓具。而「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」之標準，亦甚符合無缺。

因每次念佛時間短，易攝心及不懈怠故。又以九次念佛之功行，均衡分布貫穿於全日，全日之身心，不得不佛。亦即全日生活念佛化，念佛生活化。

總而言之，此法簡要而輕鬆，毫無滯難之苦，如此法大行，則淨業學人幸甚！未來眾生幸甚！諸佛歡喜。

南無阿彌陀佛

一九九四年諸佛歡喜日美國淨宗學會四眾同倫敬勸

阿彌陀經白話淺釋 功德主名錄

委印文號：101379

二〇、〇〇〇元：「迴向先父謝老福、先母謝黃香桂以及謝淑媛」。

二、〇〇〇元：佛陀教育基金會。

以上共計新台幣：二二、〇〇〇元，恭印一、一〇〇本。

回向：天下和順，日月清明，風雨以時，災厲不起，國豐民安，兵戈無用，

崇德興仁，務修禮讓，國無盜賊，無有怨枉，強不凌弱，各得其所。

祝願法界一切有情，所有六道四生，宿世冤親，現世業債，咸憑法力，悉得解脫。

祝願現生者增福延壽，發菩提心，常隨佛學，勤修精進，利濟群生。

祝願已故者往生淨土，同出苦輪，共登覺岸。

附記：本會接受善信委託，代印經書、佛像，其必要之費用，均經本會審慎評估；若有結餘，均續作本會之印（購）經書及運費，為施主廣積陰德，歡迎十方大德善加利用。

普為出資及讀誦受持

輾轉流通者回向偈曰

願以此功德

消除宿現業

增長諸福慧

圓成勝善根

所有刀兵劫

及與饑饉等

悉皆盡滅除

人各習禮讓

讀誦受持人

輾轉流通者

現眷咸安樂

先亡獲超昇

風雨常調順

人民悉康寧

法界諸含識

同證無上道

佛曆二五五六年／西元二〇一一年八月

阿彌陀經白話淺釋

恭印·1100本

流水號：10651
書號：CH355-93

發行者：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
地 址：100 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五十五號十一樓
網 址：<http://www.budaedu.org>

E-mail：budaedu@budaedu.org

電 話：(02) 23951198 傳 真：(02) 23965959

劃撥戶名：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郵局劃撥帳號：○七六九四九七九

銀行名稱：台北富邦銀行東門分行（請於電匯或轉帳後告知本會用途）
銀行帳號：五八〇一一〇一九三三三一一

本會經書免費結緣之請取方式如下：

(一) 親臨本會三樓講道。(二) 和田傳真：(02) 23965959

(三) 撥打電話：(02) 23951198 (R撥..11..12)

(四) 網 址：<http://www.budaedu.org/books/>。 (五) 電郵撰定：本會法寶流通股。

為提高服務效率，請您嚴謹著量，慎選所需經書，儘量少用電話，多利用文字方式請取，並請註明經書名稱、甲數及收件人姓名、地址、電話、郵遞區號，以減少本會之處理時間；若大量申請，請註明用途，以避免姓名、地址等文字上書寫之錯誤。

◎ 本會經書，歡迎翻印（請勿增刪），贈送流通，功德無量。

◎ 本會交通—

※ 捷運：善導寺站5號出口，至杭州南路右轉，過兩個紅綠燈。

※ 公車站牌：審計部站→212、299、232、205、276、605、257、262
台北商業技術學院→253、297、237
仁愛路二段→222、297

開南商工→208、295、297、15、22、671

行政院新聞局版業類證暨臺業字第III八六九號

